

吴郡图经续记

提要并序

提要

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，宋朱长文撰。长文字伯原，苏州人。未冠，登进士乙科，以足疾不仕。后以苏轼荐，充本州教授，召为太常博士，迁秘书省正字、枢密院编修。书成於元丰七年，上卷分《封域》、《城邑》、《户口》、《坊市》、《物产》、《风俗》、《门名》、《学校》、《州宅》、《南园》、《仓务》、《海道》、《亭馆》、《牧守》、《人物》十五门，中卷分《桥梁》、《祠庙》、《宫观》、《寺院》、《山水》六门，下卷分《治水》、《往迹》、《园第》、《冢墓》、《碑碣》、《事志》、《杂录》七门。徵引博而叙述简，文章尔雅，犹有古人之风。首有长文自序一篇，末有后序四篇：一为元祐元年常安民作，一为元祐七年林虚作，一为元符二年祝安上作，一为绍兴四年孙佑作。州郡志书，五代以前无闻。北宋以来，未有古於《长安志》及是记者矣。朱彝尊跋《咸淳临安志》，历数南北宋地志，不及是记。知彝尊未见其书，为希覩之本也。长文自序，称古今文章，别为《吴门总集》，书中亦屡言某文见《总集》。今其书已不传，是记亦幸而仅存耳。

序

方志之学，先儒所重。故朱赣风俗之条，顾野王輿地之记，贾耽十道之录，称于前史。盖圣贤不出户知天下，矧居是邦而可懵于古今哉？按《唐六典》：“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。”凡地图，命郡府三年一造，与书籍偕上省。圣朝因之，有闰年之制。盖城邑有迁改，政事有损益，户口有登降，不可以不察也。吴为古郡，其图志相传固久。自大中祥符中诏修《图经》，每州命官编辑，而上其详略盖系乎其人。而诸公刊修者，立类例，据所录而删撮之也。夫举天下之经而修定之，其文不得不简，故陈迹异闻难于具载。由祥符至今，逾七十年矣，其间近事，未有纪述也。元丰初，朝请大夫临淄晏公出守是邦，公乃故相国元献公之子，好古博学，世济其美。尝顾敝庐语长文曰：“吴中遗事与古今文章湮落不收，今欲缀缉，而吾所善练定以谓唯子能为之也。”长文自念屏迹陋巷，未尝出庭户，于访求为艰。而练君道晏公意，屡见趣勉。于是，参考载籍，探摭旧闻，作《图经续记》三卷。凡《图经》已备者不录，素所未知则阙如也。会晏公罢郡，乃藏于家。今太守朝议大夫武宁章公，治郡三年，以政最被命再任，比因临长文所居，谓曰：“闻子尝为《图经续记》矣，余愿观焉。”于是，稍加润饰，缮写以献。置诸郡府，用备咨阅，固可以质凝滞，根

利病，资议论，不为虚语也。方圣上睿谟神烈，声教光被，海隅出日，罔不率俾，广地开境，增为郡县。倘或申命方州更定图籍，则此书庶几有取也。事有缺略，犹当刊补。其古今文章，别为《吴门总集》云。元丰七年九月十五日，州民前许州司户参军朱长文上。

吴郡图经续记·卷上

封域

苏州，在《禹贡》为扬州之域。《书》云：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”即此地也。至周，为吴国。始，泰伯与其弟仲雍，皆太王之子，王季历之兄也。泰伯以天下逊其弟王季，乃与仲雍南奔以避之，即其所居，自号“句吴”，吴民义而从之者千余家。当商之末世，筑城郭以自卫，遂为吴泰伯。《春秋传》曰：“泰伯端委以治周礼，仲雍嗣之。”自泰伯作吴，五世而武王克商，求泰伯、仲雍之后，得周章。周章已君吴，因而封之，其爵为伯。《国语》云：“命圭有命。固曰吴伯，不曰吴王。”自周章传十四世，吴子寿梦立，吴益大，称王。而《春秋》书之曰“子”。鲁成公七年春，吴伐郟。秋，吴入州来。是时，楚一岁七奔命，蛮夷属于楚者，吴尽取之，始通于上国矣。又更四君，至吴王阖庐。吴自泰伯以来，所都谓之吴城，在梅里平墟，乃今无锡县境。及阖庐立，乃徙都，即今之州城是也。于是，西破楚入郢，北威齐晋。盖当是时，吴与越以浙江分境，越患犹远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句践五年，入臣于吴，群臣祖道至浙江上。”盖浙为吴境也。句践七年，既释囚返国，厚献吴王夫差，夫差悦之。于是，赐书增之以封，东至句甬，西至携李，南至姑末，北至平原，纵横八百余里。子胥谏之不听，（事具《吴越春秋》。）吴之南境益狭矣。句践终败吴而围之。鲁哀公二十二年，越灭吴，吴乃为越，而越王未闻居吴也。句践后，更六王至无疆；更一百四十余年，为楚威王所灭，取吴故地。威王曾孙曰考烈王，春申君黄歇为之相，乃以吴封春申，使其子为假君留吴。及秦并其地，置会稽郡。汉顺帝永建四年，分会稽为吴郡，以浙江中流为界。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之间，虽颇割地，而郡不改，与吴兴、丹阳，号为“三吴”。隋平陈，割盐官以隶于杭。至唐，有吴、长洲、嘉兴、昆山、常熟、海盐、华亭七邑，号为“雄郡”。乾元二年，尝置长洲军，大历中废。五代时，分嘉兴、海盐、华亭，别为秀州，隶苏者唯五县。钱氏献其籍，国朝以为平江节度，所领县仍故，谓之“望郡”云。

城邑

昔阖庐问于子胥曰：“吾国在东南僻远之地，险阻润湿，有江海之害。内无守御，外无所依，仓库不设，田畴不垦，为之奈何？”于是，子胥说以立城郭、设守备、实仓廩、治兵库。阖庐乃委计于子胥，使之相土尝水，象天法地

，筑大城周四十里，小城周十里，开八门以象八风。是时，周恭王之六年也。自吴亡至今仅二千载，更历秦、汉、隋、唐之间，其城洫、门名，循而不变。陆机诗云：“阊门何峨峨，飞阁跨通波。”其物象犹存焉。隋开皇九年，平陈之后，江左遭乱。十一年，杨素帅师平之，以苏城尝被围，非设险之地，奏徙于古城西南横山之东，黄山之下。唐武德末，复其旧，盖知地势之不可迁也。观于城中，众流贯州，吐吸震泽，小浜别派，旁夹路衢，盖不如是，无以泄积潦安居民也。故虽有泽国，而城中未尝有垫溺荡析之患，非智者创于前，能者踵于后，安能致此哉？而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，非也。盖娃宫胥台，乃离宫别馆耳。当吴之盛时，高自矜侈，笼西山以为囿，度五湖以为池，不足充其欲也。故传阖庐秋冬治城中，春夏治城外，旦食蛆山，昼游苏台，射于鸥陂，驰于游台，兴乐石城，走犬长洲，其耽乐之所多矣。《左氏传》载楚子西之言曰：“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，宿有妃墙嫔御焉。一日之行，所欲必成。”今故老犹能道其遗迹，信不虚也。自唐季盗起，浙西帅周宝以杨茂实为刺史，为盗所据。龙纪元年，钱镠遣其弟録，破徐约于此州，以都将沈粲权领。其后，李宥、孙儒、杨行密时，台蒙三陷郡城。乾宁五年，镠既平董昌，遣其将顾全武，自会稽航海道帅师击之，台蒙遁去。盖于此十余年间，民困于兵火，焚掠赤地，唐世遗迹殆尽。钱氏有吴越，稍免干戈之难。自乾宁至于太平兴国三年钱俶纳土，凡七十八年。自钱俶纳土至于今元丰七年，百有七年矣。当此百年之间，井邑之富，过于唐世，郭郭填溢，楼阁相望，飞杠如虹，栉比棋布，近郊隘巷，悉甃以甃。冠盖之多，人物之盛，为东南冠，实太平盛事也。

户口

西汉之会稽郡，举今二浙之地皆在焉，其为户二十二万三千三十八。东汉之吴郡，举今浙西之地皆在焉，其为户十六万四千一百六十四。晋之吴郡，举今杭、秀、睦三州之境皆在焉，其为户二万五千。唐之苏州，举今秀州之地在焉，初其为户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九，天宝之盛至七万六千四百二十一。自钱武肃分苏以为秀，用自屏蔽，其隶苏者吴、长洲、昆山、常熟，又分吴县为吴江，合五邑而已。忠懿王以其国归之有司。国朝与民休息，稼穡丰殖。大中祥符四年，有户六万六千一百三十九。由祥符至于今七十余年间，累圣丕承，仁泽日厚，庞鸿汪洋，何生不育？元丰三年，有户一十九万九千八百九十二，有丁三十七万九千四百八十七。呜呼，盛矣！盖此州在汉乃一县之境，比唐为半郡之余，而其民倍蓰于当时，不可胜数。盖自昔未有今日之盛也。故其输帛为匹者八万，输纩为两者二万五千，输苗为斛者三十四万九千，（苗有蠲放者，在此数中。）输钱免役为缗者，岁八万五千，皆有畸（数畸残田也。）焉。而又有盐税、榷酤之利为多。以一郡观之，则天下盖可知矣。昔冉有曰：“既庶矣

，又何加焉？”孔子曰：“富之。”“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”曰：“教之。”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，三年有成。”况今承百年太平之后，而有四海全盛之势哉！方圣上精一以迪德，几微以成务，讲政修教，朝出于轩陛，暮行于海宇，六府三事既允治矣。方当节之以礼，和之以乐，跻民于尧舜三代之隆，此其时哉！

坊市

《图经》坊、市之名各三十，盖传之远矣。如曳练坊者，或传孔子登泰山，东望吴阊门，叹曰：“吴门有白马如练。”因是立名。黄鹂市之名，见白公诗，所谓“黄鹂巷口莺欲语，乌鹊桥头冰未销”是也。其余皆有义训，不能悉知其由。其巷名见于载籍者，如“弹铗”“渴乌”一二种，皆莫知其所。乃知事物不着于文字之间，则艰于传远，故方志之说，不可废也。近者坊市之名，多失标榜，民不复称。或有因事以立名者，如灵芝坊，因枢密直学士蒋公堂；豸冠坊，因侍御史范公师道；德庆坊，因今太子宾客卢公革，各以所居得名。盖古者以德名乡之义也。苟择其旧号，益以新称，分其邑里，因以彰善旌淑，不亦美哉？昔梅福弃官，易名姓，为吴市门卒。今此有西市门，殆其所隐乎？

物产

吴中地沃而物伙，其原隰之所育，湖海之所出，不可得而殫名也。其稼，则刈麦种禾，一岁再熟。稻有早晚，其名品甚繁，农民随其力之所及，择其土之所宜，以次种焉。惟号“箭子”者为最，岁供京师。其果，则黄柑香硕，郡以充贡。橘分丹绿，梨重丝蒂，函列罗生，何珍不有？其草，则药品之所录，《离骚》之所咏，布护于皋泽之间。海苔可食，山蕨可缀，幽兰国香，近出山谷，人多玩焉。其竹，则大如筴筩，小如箭桂，含露而班，冒霜而紫，修篁丛笋，森萃萧瑟，高可拂云，清能来风。其木，则栝柏松梓，棕楠杉桂，冬岩常青，乔林相望，椒棣栝实，蕃衍足用。其花，则木兰辛夷，著名惟旧；牡丹多品，游人是观，繁丽贵重，盛亚京洛。朱华凌雪，白莲敷沼，文通、乐天，昔尝称咏。重台之菡萏，伤荷之珍藕，见于传记。其羽族，则水有宾鸿，陆有巢翠，鸚鸡鹄鹭、鸕鶿鸥鹭之类，巨细参差，无不咸备。华亭仙禽，其相如经，或鸣皋原，或扰樊笼。其鳞介，则鲦鲿鳊鲤、{鱼亘}{鱼瞢}渐离、乘蜃鼃鼃、蟹螯螺蛤之类，怪诡舛错，随时而有。秋风起则鲈鱼肥，练木华而石首至，岂胜言哉！海濒之民，以网罟蒲赢之利而自业者，比于农圃焉。又若太湖之怪石，包山之珍茗，千里之紫莼，织席最良，给用四方，皆其所产也。若夫舟航往来，北自京国，南达海徼，衣冠之所萃聚，食货之所丛集，乃江外之一都会也。

风俗

太伯逊天下，季札辞一国，德之所化远矣。更历两汉，习俗清美。昔吴太守麋豹出行属城，问功曹唐景风俗所尚，景曰：“处家无不孝之子，立朝无不忠之臣，文为儒宗，武为将帅。”时人以为善言。陆机诗云：“山泽多藏育，土风清且嘉。泰伯导仁风，仲雍扬其波。”岂不然哉？盖朱买臣、陆机、顾野王之徒，显名于历代，而人尚文；支遁、道生、慧向之俦，唱法于群山，而人尚佛。故吴人多儒学，喜信施，盖有所由来也。然夸豪好侈，自昔有之。《吴都赋》云：“竞其区宇，则并疆兼巷；矜其宴居，则珠服玉饌。”亦非虚语也。自本朝承平，民被德泽，垂髫之儿皆知翰墨，戴白之老不识戈矛。所利必兴，所害必去。原田腴沃，常获丰穰；泽地沮洳，寝以耕稼。境无剧盗，里无奸凶，可谓天下之乐土也。顾其民，崇棟宇，丰庖厨，嫁娶丧葬，奢厚逾度，捐财无益之地，蹶产不急之务者为多。惟在位长民者，有以化之耳。

门名

吴王阖庐建城之始，立陆门八，以象八风；水门八，以象八卦。《吴都赋》云：“郭郭周匝，重城结隅。通门二八，水道陆衢。”刘梦得诗云：“二八城门开道路，五千兵马引旌旗。”其传久矣。所谓八门者，其南曰盘门，以尝刻蟠龙之状；或曰为水陆相半，沿洄屈曲，故谓之盘也。曰蛇门者，为其于十二位在巳也；又云以越在巳地，为木蛇北向，示越属吴也。其西曰阊门者，象天门之有阊阖也。曰胥门者，子胥居其旁，民以称焉。夫差伐齐之役，胥门巢将上军，盖当时以巢所居为号也。（门外有胥门塘。）其东曰娄门，娄县名也，盖因其所道也。秦谓之嚠，（音留。）汉谓之娄，今之昆山，其地一也。曰葑（作封。）门者，取封禺之山以为名。封山，故属吴郡，今在吴兴。方言谓封曰葑。葑者，茭土糝结，可以种植者也。其事或然。曰将门者，吴王使干将于此铸宝剑。今谓之匠，声之变也。北曰齐门者，齐景公女嫁吴世子者，登此以望齐也。又南有赤门，北有平门，盖不预八数。或曰平门者，故为巫门，巫咸所葬也。当吴时，不开东面之门，欲以绝越。其后，稍或闭塞，盖其多途，则艰于守卫几禁也。今所启者五而已。封门陆衢，中或堙塞，范文正公命辟之为门，往来至今，大以为便。

学校

吴郡昔未有学，以文请解者，不过数人。景祐中，范文正公以内阁典藩，而叹庠序之未立。我先君光禄，率州人请建学，文正公请于朝，奏可，乃割南园之一隅以创焉。既成，或以为太广，范公曰：“吾恐异时患其隘耳。”乃置学钱，命师儒。其后为守者，继成其事。富郎中严又建六经阁。自安定先生翼之首居于此，而博洽有道之士，如王会之逢、张圣民刍、张公达伯玉之俦

，继处其任，学者甚众，登科者不绝。有若滕正议元发、钱翰林醇老诸公，稍稍以出。熙宁之际，朝廷选置学官，更问大义，士之来者甚盛矣。顷时，李校理縉又割南园地，以广其垣，然黉舍未多，今犹以为隘也。宣圣殿旁，旧有文正公祠，以安定先生配，岁时释奠者，皆焚香拜首。学中有十题，曰辛夷、百干黄杨、公堂槐、鼎足松、双桐、石楠、龙头桧、蘸水桧、泮池、玲珑石。或云苏子美尝掌学，命名也。

州宅上

《郡国志》云：今太守所居室，即春申君之子为假君之殿也。因数失火，涂以雌黄，故曰黄堂。又传，吴宫至秦时犹存，守宫吏以火视燕窟，遂火焉。其遗迹虽无存者，其地则未闻或改也。汉会稽太守治于吴。朱买臣载其故妻到太守舍，置园中，给食之，即此地也。今郡廡，承有唐、五代之后。昔韦苏州诗云：“海上风雨至，逍遥池阁凉。”白乐天于西楼命宴，齐云楼晚望，皆有篇什。所谓池阁者，盖今之后池是也。西楼者，盖今之观风楼也。齐云楼者，盖今之飞云阁也。白公诗云：“欲辞南国去，重上北城看。”木兰堂之名亦久矣，皮陆唱和诗有“木兰后池”，即此也。池中有老桧，婆娑尚存，父老云白公手植，已二百余载矣。询之士子，云：“张刑部太初作山阴堂。蒋密直治后池诸亭，及瞰野亭、见山阁。吕光禄建按武堂。蔡秘阁子直置射堂。裴校理如晦立飞云阁。韩度支子文植怪石二于便厅后，榜曰“介轩”。近晏大夫处善葺故亭于城之西北隅，号曰“月台”，以便登览。”余则未悉闻也。

州宅下

盖古之诸侯有三门，外曰皋门，中曰应门，内曰路门。因其门以为三朝，朝之后有三寝，曰路寝一，曰燕寝二。自罢侯置守，其名既殊，其制稍削，然犹存其概。今之子城门，古之所谓皋门也。今之戟门，古之所谓应门也。今之便厅门，古之所谓路门也。今之大厅，古之外朝也。今之宅堂，古之路寝也。苏为东南大州，地望优重，府廷宜有以称。自唐乾宁元年刺史成及建大厅，更五代，至于圣朝嘉祐间，年祀浸远，棟宇既敝，紫微王公君玉乃新作是厅，选材鳩工，闳敞甲诸郡。陈祠部天常新作子城门，楼观甚伟，而大厅之前，戟门之后，廊庑庳陋不称。且甲仗、架阁二库在焉，海濒卑湿，暑气蒸润，戎器簿籍，或材弊文朽不可用。又高丽人来朝，过郡，郡有燕劳，其从者皆坐于廊。此而不葺，非所以革弊示远也。元丰六年，太守朝议大夫章公，以是说谋于转运使，得羨钱二百万，又以公使助之。于是，易以修廊，覆以重屋，二楼对立，楼各八楹，木章必精，陶埴以良，吏无容奸，工各献巧，故费省而功速，明年春，落成。又修戟门，荐之高于旧三尺。由是，自台门至于府廷，棟宇相副，轮焉奂焉，不陋不奢，后无以加也。

南园

南园之兴，自广陵王元璪帅中吴，好治林圃。于是，酏流以为沼，积土以为山，岛屿峰峦，出于巧思，求致异木，名品甚多，比及积岁，皆为合抱。亭宇台榭，值景而造，所谓三阁八亭二台，“龟首”“旋螺”之类，名载《图经》，盖旧物也。钱氏去国，比园不毁，王黄州诗云：“他年我若功成后，乞取南园作醉乡。”乃玩而爱之之至也。或传，祥符中作景灵宫，购求珍石，郡中尝取于此，以贡京师。其间楼榭，岁久摧圯，吕济叔尝作熙熙堂，厥后守将亦加修饰。今所存之亭，有流杯、四照、百花、乐丰、惹云、风月之目，每春纵士女游览，以为乐焉。

仓务

南仓，在子城西；北仓，在阊门侧；皆前后临流。每岁输税于南，和余于北。以元丰三年计之，所余无虑三十万斛，东南之计仰给于此，而农民赖官余以平谷价，其利博哉！税务旧在驿前，范文正公迁于西河之上，官私舟楫往来输税者，不必迂路，至今以为便。酒务损弊，前守司谏孙公请于朝，给省金四万缗，新之。晏公、章公，相继趣成，近已毕工。又尝大修南仓，既阔且固，为储积之利。

亭馆

临水之亭，《图经》所载者四。今漕渠之上，增建者多矣，曰按部，曰缙衣，曰济川，曰皇华，曰使星，曰候春，曰褒德，曰旌隐之类，联比于岸矣。所谓“褒德”者，近于秘监富公之居。“旌隐”者，近于密直蒋公之居。昔之郡将名亭，以褒二老也。近岁，高丽人来贡，圣朝方务绥远，又于城中辟怀远、安流二亭，及盘阊之外各建大馆，为宾饯之所。

海道

吴郡，东至于海，北至于江，傍青龙、福山，皆海道也。汉武帝遣严助发兵会稽，浮海救东瓯。后朱买臣言：“东越王居保泉山。今发兵浮海，直指泉山，陈舟列兵，席卷南行，可破灭也。”上拜买臣会稽太守。诏买臣到郡，治楼船，备粮食、水战具。居岁余，买臣受诏将兵，与横海将军韩说等俱击破东越。晋袁山松、虞潭，尝于沪渎筑城垒以防寇。自朝家承平，总一海内，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，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。今濒海皆有巡逻之官，所以戢盗贼禁私鬻也。

牧守

昔汉会稽太守治于吴，自朱买臣见遇武帝，引章之部，世歆其荣。光武时，有任延者，称为循吏。延字长孙，年十九为会稽都尉，迎官惊其壮。及到，静泊无为，惟先遣馈礼，祠延陵季子。聘请高行如董子仪、严子陵等，待以

师友之礼。掾史贫者，辄分俸禄以赈给之。省诸卒，令耕公田，以周穷急。所行县，辄使慰勉孝子，就殮饭之。吴有龙丘苕者，隐居太末，志不降辱，掾史请召之。延曰：“龙丘先生躬德履义，有原宪、伯夷之节。都尉扫洒其门，犹惧辱焉，召之不可。”遣功曹奉谒，修书记，致医药，相望于道。积一岁，苕乃诣府，愿得备录，遂命为议曹祭酒。是以郡中贤士大夫争往官焉。自晋至唐，牧守之良者，已载《图经》矣。于《新唐史》，又得数事焉。史称王仲舒之为刺史也，“堤松江为路，变屋瓦，绝火灾，赋调常与民为期，不扰自办”。于頔之为刺史也，“罢淫祠，浚沟洫，端路衢，为政有绩”。杨发之为刺史也，其“治以恭长慈幼为先”。是皆可述者也。若韦应物、白居易、刘禹锡，亦可谓循吏，而世独知其能诗耳。韦公以清德为唐人所重，天下号曰“韦苏州”。当正元时，为郡于此，人赖以安。又能宾儒士，招隐独，顾况、刘长卿、丘丹、秦系、皎然之俦，类见旌引，与之酬唱，其贤于人远矣。乐天高行美才，其于簿领，宜不以屑意，然观其勤瘁，非旬休不设宴，见于题咏。尝作虎丘路，免于病涉，亦可以障流潦。未几求去，梦得赠诗云：“姑苏十万户，皆作婴儿啼。”盖其实也。梦得之为州，当灾疫之后，民无流徙。朝廷以其课最，赐三品服。此三人者，至今以为美谈。自钱武肃王吴越，以其子元璟为刺史。当兵火剽焚之后，而元璟以俭约慎静镇之者三十年，与江南李氏接境，而能保全屏蔽者，元璟之功也。元璟后封广陵郡王，子文奉嗣之，颇亦好士，有胜致，卒官下。其后忠懿王纳土请吏，朝廷始除守以治之。自太平兴国三年，至今元丰四年，更七十二人矣。（题名具《总集》。）朝廷以剧郡，常慎其选，非台阁之贤，漕宪之序，不以轻授。其风流文雅，开敏强济，丰功琦行，贵名茂阙，列于国史炳于家传者多矣。草野之士，独处而罕闻，虽闻而不详，何以遽数哉？今朝议大夫章公，尝将漕二浙，有威名。及既下车，飭治众职，虽小必察。始至，会暴风，湖海之濒，民或漂溺。公遣吏巡视賑恤，请蠲田租，人不失所。锄治奸吏，绳遏浮荡，击沮豪右，莫不畏慑，政声流闻。诏曰：“吏不数易，然后得以究其材。今夫苏，剧郡也。而尔为之守，克有能称，嘉省厥劳，仍其旧服。往惟率职不懈，以称吾久任之意哉！可令再任苏守。”自国朝以来，惟公再任，邦人美之。时议欲大修郡城，增浚运河，公务爱民力，请罢其役，民甚德之。

人物

吴中人物尚矣。汉严助、朱买臣，会稽吴人，以儒学文词名当时。郡举贤良，对策者百余人，武帝善助对，独擢助为中大夫。而既贵幸，乃荐朱买臣，亦为中大夫，由是并在左右。与大臣辩论，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。其后，相继为会稽太守。助为会稽，数年不闻问。天子赐书曰：“君厌承明之庐，劳侍

从之事，怀故土，出为郡吏。会稽东接于海，南近诸越，北枕大江。间者，阔焉久不闻问，具以《春秋》对。”助恐，上书谢：“愿奉三年计最。”买臣怀会稽太守章，步归郡邸，长安厩吏乘驷马车来迎。会稽闻太守且至，发民除道，县长吏并送迎，车百余乘。此二人者，并起书生，遂宰一郡，福千里，其为荣遇，可胜道哉！然助能谕指南越遣子入侍，买臣击破东越有功，亦足以称焉。自东汉至于唐，代有贤哲，已具《图经》，而四姓者最显。陆机所谓“八族未足侈，四姓实名家”。四姓者，朱张顾陆也。其在江左，世多显人，或以相业，或以儒术，或以德义，或以文词，已着于旧志矣。自广陵王元璩父子帅中吴，是时，有丁陈范谢四人者，同在宾幕，以长者称。丁氏之后，有晋公，出入将相。范氏之后，有文正公，参豫大政，为世宗师。文正公族侄龙图公师道，以直清显，先朝履历谏宪。谢氏之后，有太子宾客涛。宾客有子曰绛，为知制诰，缙绅推之。陈氏之后，有太子中允之奇者，谢陇西郡王宅教授以归，召之不起，以行义着乡闾，谓之“陈君子”者也。又若宣徽使郑文肃公，以谋烈赞枢府、定边垂。秘书监富公严，以耆德守乡郡。而许洞，以歌诗著名祥符之间。皆吴人也。而东南之才美与四方之游宦者，视此邦之为乐也，稍稍卜居、营葬，而子孙遂留不去者，不可以遽数也。今兹宗工名儒出于吴者，高则登黄扉，入禁林，次则帅方面，列台阁，与夫里居之大老，灼灼然在人耳目，俟来者为记焉。

吴郡图经续记·卷中

桥梁（凡十五节）

吴郡昔多桥梁，自白乐天诗尝云“红栏三百九十桥”矣，其名已载《图经》。逮今增建者益多，皆叠石甃甃，工奇致密，不复用红栏矣。然其名，未尝遍录也。近度支韩公子文为守，命每桥刻名于旁，憧憧往来，莫不见之。其有名，自古昔或近事可述者，为记于此。（右一）

乌鹊桥，在郡前。旧传有古馆八，曰全吴、通波、龙门、临顿、升羽、乌鹊、江风、夷亭。此桥因馆得名，白乐天诗尝及之。（右二）

失履桥，在吴县西南。吴王有织里，以是名桥。谓之“失履”，俗讹也。（右三）

皋桥，在吴县西北。皋伯通字奉卿所居之地也。伯通为汉朝议郎，卒，葬胥门西二百步，号“伯通墩”。昔梁鸿娶孟光，同至吴，居伯通庑下，为人赁舂。伯通察而异之，乃舍之于家，鸿卒，又为葬之，是可称也。《哀江南赋》云：“皋桥羁旅”，亦谓此。（右四）

百口桥，在长洲县东。故传东汉之顾训，五世同居，家聚百口，衣食均等，尊卑有序，因其所居以名之。（右五）

乘鱼桥者，故传为琴高乘鲤升仙之地。据刘向《列仙传》云：“琴高，赵人，尝入涿水中取龙子，与弟子期。期曰：“皆斋洁，待于祠旁。”果乘赤鲤来，出坐祠中，留一月，复入水去。”涿，一作矚。不云在吴也。《列仙传》有英子者，亦乘赤鲤升天，吴中门户皆作神鱼，遂立英祠。未详孰是。（右六）

都亭桥，在吴县西北。故传吴王寿梦尝于此作都亭，以招贤士也。苑桥、定跨桥，故传皆阖庐苑囿，游憩之地。（右七）

临顿桥，在长洲县北。临顿者，亦吴时馆名也。陆鲁望尝居其旁，皮日休赠之诗，以谓“不出郭郭，旷若郊野”。今此桥民居栉比，盖此郡又盛于唐世也。（右八）

至德桥，在泰伯庙前。以庙名桥也。（右九）

孙老桥，在运河上。天圣初，郡守礼部郎中直史馆孙公冕所建也。孙公治苏，民所畏爱，故以名焉。（右十）

行春桥，在横山下越来溪中。湖山满目，亦为胜处。（右十一）

新桥，在盘门外。自郡南出，徒行趋诸乡至木渎者，每过运河，须舟以济。又当两派交流之间，颇为深广，故自昔未有为梁者。今太守朝议章公下车，有石氏建请出钱造桥者，公立限督之，即日而裁，逾时而毕，横绝漫流，分而三桥，往来便之。（右十二）

三太尉桥，在吴县西。昔广陵王诸子各治园第，此桥之西巷，盖当时第三子所营治也。今皆为居人占籍焉。（右十三）

吴江三桥，南曰安民，在新泾。中曰利民，在七里泾。北曰济民，在吴泾。初，澄源乡并漕河有村十七，家居河南，田占河北，民欲济无梁，郡从事夏日长为之建桥，钱子高作《记》云。（右十四）

吴江利往桥，庆历八年，县尉王廷坚所建也。东西千余尺，用木万计。萦以修栏，甃以净甃，前临具区，横截松陵，湖光海气，荡漾一色，乃三吴之绝景也。桥成，而舟楫免于风波，徒行者晨暮往归，皆为坦道矣。桥有亭，曰垂虹，苏子美尝有诗云：“长桥跨空古未有，大亭压浪势亦豪。”非虚语也。

（右十五）

祠庙（凡七节）

泰伯庙，在阖门内。旧在门外，汉桓帝时，太守麋豹所建。钱氏移之于内，盖以避兵乱也。延陵季子侑祠焉。（右一）

包山庙，在洞庭。唐人于此有祈而应。鲁望诗曰：“终当以疏闻，特用诸侯封。”（右二）

龙母庙，在吴县阳山。郡中尝于是祈雨而应，民所钦奉。（右三）

常熟县龙堂。唐咸通中，县令周思辑以旱故，祭龙于破山之潭上，果雨以

应，于是为堂以祀之。记刻今存。破山，即虞山也。父老以谓每岁有龙往来于阳山、虞山之间，其云雨可识。（右四）

庆忌庙，在吴县境。庆忌，吴王僚之子，东方朔所谓“捷若庆忌”也。如闻俗讹为“庆忿”，非也。（右五）

洞庭圣姑庙。晋王彪二女，相继而卒，民以为灵而祀之。（右六）

孙学士祠堂，在万寿寺。天圣中，孙公冕守郡，治狱不滥，断讼如神，弛张在己，无所吐茹，吏民钦畏之。尝病痲，民争诣佛寺祈福，后又为之立祠，吴民到今称之。（右七）

宫观（凡七节）

天庆观，唐置，为开元宫，孙儒之乱，四面皆为煨烬，惟三门、正殿存焉。其后复修，祥符中更名天庆观。皇祐之间新作三门，尤峻壮。（右一）

太和宫，在盘门外。其地，唐相毕瑊之别业也。瑊之子师颜及其子宗逸，避巢寇之乱，徙而家焉。有戴省甄者，幼孤，从其母嫁毕氏，宗逸无子，省甄嗣之。后省甄入道，居开元观。开宝二年，请施祖庄为宫，钱氏赐额，曰“太和”，乃与弟子吴玄芝主其締架焉。王元之尝记其事，仍有诗留题。（右二）

灵祐观，在洞庭山，唐之神景宫也，盖明皇时建。内有林屋洞，人间第九洞天也，为左神幽虚之天，即天后真君之便阙。《真诰》云：“句曲洞天，东通林屋，北通岱宗，西通峨眉，南通罗浮。”言诸洞可以通达也。旧传禹治水过会稽，梦人衣玄纁，告治水法并不死方在此山石函中，既得之，以藏包山石室。吴人得之，不晓，以问孔子，孔子曰：“此禹石函文。”所谓《灵宝经》三卷，盖即此也。吴先主时，使人行洞中二十余里，上闻波浪声，有大蝙蝠拂杀火。观皮、陆诗，信然也。又有白芝、紫泉，为神仙饮饵，盖列真往来其间。唐时投龙于此，因建宫。天禧五年，诏重修，改赐“灵祐”之名，仍刻敕文于石。（右三）

洞真宫，《图经》云：“在古毛公坛上”。据皮、陆诗，毛公者，刘根也。陆诗云：“古有韩终道，授之刘先生。身如碧凤皇，羽翼披轻轻。”按《神仙传》云：刘根字君安，汉成帝时人。举孝廉，除郎中，后弃世学道，入嵩山石室中，峥嵘上下高五十丈，冬夏不衣，身毛长一二尺，状如五十许人。其与人坐时，忽然已高冠玄衣，人不觉也。根自说入山精思，无所不到，盖尝至此也，聚石为坛，广不盈亩。旧传毛公道成罗浮，居山三百余载，有弟子七十二人。夫神化恍惚，万里跬步，夫亦何常哉？有周先生隐遥，字息元，唐正元中，来游包山之神景观，距观五里，见白鹿跪止，即毛公坞也。得异石一方，上有虫篆，即毛公镇地符也。得一井泉，色白味甘，即炼丹井也。傍又有古池

，深广袤丈，旱岁不竭，即毛公泉也。此宫乃开成三年建，盖因先生云。（右四）

上真观，在洞庭山上，建于梁世。唐僧皎然尝陪湖州郑使君登此，却望湖水赋诗。皮、陆亦有此作。诗中云：“昔有叶道士，位当升灵官。欲笈紫微志，唯食虹景丹。”叶君，不知何名也。（右五）

乾元观，在常熟一里虞山下。梁天监五年，张裕先生来此山，栖遁十余载，梦神人告曰：“峰下之地，面势闲寂，可以卜居。”裕如教兴葺，号曰“招真”，昭明太子为之撰碑。简文帝尝赐玉案一面、钟一口、香百斤、烛百铤，陈供于此。其后，改曰乾元。（右六）

太一宫，旧在郡中，或传在报恩寺之侧。太平兴国中，方士楚芝兰言：“五福太一，天之尊神也，太一所在之处，人丰乐而无兵役。凡行五宫，四十五年一移，以数推之，当在吴越分，请就其地筑宫以祀之。”奏可。六年十月，苏州言太一宫成，芝兰又言：“都城东南地名苏村，可徙筑宫于此，以应苏台之名，则福集帝都矣。”太宗从之。于是，作太一宫于都城之南，而姑苏之宫遂废。（右七）

寺院（凡三十五节）

自佛教被于中土，旁及东南，吴赤乌中，已立寺于吴矣。其后，梁武帝事佛，吴中名山胜境，多立精舍。因于陈隋，寔盛于唐。唐武宗一旦毁之，已而宣宗稍复之。唐季盗起，吴门之内，寺宇多遭焚剽。钱氏帅吴，崇向尤至。于是，修旧图新，百堵皆作，竭其力以趋之，唯恐不及。郡之内外，胜刹相望，故其流风余俗，久而不衰。民莫不喜蠲财以施僧，华屋邃庑，斋馔丰洁，四方莫能及也。寺院凡百三十九，其名已列《图经》。今有增焉，考其事迹可书而《图经》未载者，录于此。至于湖山郊野之间，所不知者，盖阙如也。又有寺名见于传记，而今莫知其处者，如晋何点兄弟居吴之波若寺。又故传唐有乾元寺，戴逵之宅也。宴坐寺，张融之宅也。又有龙华、禅房、唐慈、崇福、慈悲、陆乡数寺，皆建于六朝之间。而龙华、宴坐之额，乃陆柬之书，今莫见之矣。（右一）

承天寺，在长洲县西北二里。故传是梁时陆僧瓚故宅，因睹祥云重重所覆，请舍宅，为重云寺。中误书为重玄，遂名之。韦苏州《登寺阁诗》云：“时暇陟云构，晨霁澄景光。始见吴都大，十里郁苍苍。山川表明丽，湖海吞大荒。”即此寺也。钱氏时，又加缮葺，殿阁崇丽，前列怪石。寺中有别院五，曰永安，曰净土，禅院也；曰宝幢，曰龙华，曰圆通，教院也。所谓宝幢者，旧曰药师院。昔有钱唐僧道赞者，作紫坛香百宝幢，覆以殿宇，翰林晁承旨与当时诸公凡二十三人为之赞云。又有圣姑庙，盖梁时陆氏之女，吴人于此祈有子

，颇验。（右二）

永安禅院，在承天寺垣中，旧号弥陀院。初，太宗朝以藏经镂本，有余杭道原禅师者，诣阙借版印造。景德中，又以太宗御制四帙，及新译经一十四帙并赐之，道原既归藏于此院。大中祥符八年，又编修《景德传灯录》以进，敕赐今额。每岁度一僧，至今为禅院。（右三）

报恩寺，在长洲县西北一里半。在古为通玄寺，吴赤乌中，先主母吴夫人舍宅以建。晋建兴二年，沪渎渔者见神光照水彻天，旦而观之，乃二石像浮水上。或曰水神也，以三牲巫祝迎之，像泛流而去。时吴人率僧尼辈迎于海滨，入城置于通玄寺，光明七昼夜不绝，号其殿曰“二尊”。建兴八年，渔者于沪渎沙上，获帝青石钵，初以为白类，鞞而用焉。俄有佛像见于外，渔者异之，知其为二像之遗祥也，乃以供佛。梁简文帝《石像传》云：有迦叶佛、维卫佛，梵字刻于焰间。唐天后遣使致珊瑚鉴一、钵一，供于像前。又有陆柬之书碑。开元中，诏天下置开元寺，遂改名开元，金书额以赐之。寺中有金铜玄宗圣容。当天下升平，富商大贾远以财施，日或有数千缗。至于梁柱栌楹之间，皆缀珠玑，饰金玉，莲房藻井，悉皆宝玩，光明相辉，若辰象罗列也。大顺二年，为淮西贼孙儒焚毁，其地遂墟。同光三年，钱氏更造寺于吴县西南三里半，榜曰“开元”，并其僧迁焉，即今之开元寺也。今开元寺有瑞像阁，乃别加塑饰，其帝青石钵犹存。周显德中，钱氏于故开元寺基建寺，移唐报恩寺名于此为额，即今寺也。唐之报恩寺，在吴县之报恩山，即支硎山也。自梁武帝建寺，经唐武宗残毁，至是乃移额于此。寺有宝塔，顷罹火灾，郡人复建巨殿，穷极雕丽，为东南之冠，今仅毕工云。寺有别院三，曰泗州，曰水陆，为禅院；曰法华，为教院。（右四）

普门禅院，在报恩寺旁。景德中，日本僧寂照号圆通大师来贡京师，上召，赐紫衣、束帛。寂照愿游天台山，诏令县道续食。丁晋公时为三司使，为言姑苏山水奇秀，寂照愿留吴门，遂居此院。朝宰诸公并作诗送之，刻石院中。（右五）

承天万寿禅院，在长洲东南。钱氏时，中吴从事丁守节，即晋公之祖也，于其所居东南隅唐长寿寺之旧基，锄荒架宇。祥符中，晋公请改赐今额。天圣初，辟为禅刹，高僧住持，相继崇饰，最为闳广。又有华严阁。祥符中，有浮图自京趋蜀，刻造十六罗汉像，乃来钱唐布饰之，将还京师，至苏感梦，遂留此阁下。郡中士民祈请，数应。去年久雨，太守章公迎禅月像于郡厅，致请，俄遂晴霁。（右六）

雍熙寺，在吴县北。故传郡人陆氏舍宅以置，号曰“流水”。旧有三殿三楼，高僧清闲所建也。雍熙中，改今额。寺之子院三，曰华严，曰普贤，曰泗

州，皆为讲教之所。（右七）

瑞光禅院，在盘门内。故传钱氏建之，以奉广陵王祠庙，今有广陵像及平生袍笏之类在焉。嘉祐中，转运使李公复圭请本禅师住持，吴民竞致力营葺，棟宇完新。相国富公有书颂，刻石院中。（右八）

广化禅院，在长洲县西。钱氏时，大校舍所居以置，久而摧敝。自嘉祐以来，稍稍缮完，门庑严新，有藏院，可以安众。（右九）

永定寺，在吴县西南。梁天监中，吴郡顾氏施宅为寺，唐陆鸿渐书额。韦苏州罢郡，寓居永定，殆此寺耶！旧在长洲界，后于永定乡安仁里。（右十）

寿宁万岁禅院，在长洲东南。唐咸通中，州民盛楚等建为般若寺。至道九年，敕赐御书四十八卷。二年，改今额。《吴地志》：“郡中有般若台，内有金铜像，高一丈六尺，高士戴颙所制。”访之，未得其遗迹。此寺旧名般若，殆是欤！（右十一）

定慧禅院，本万岁之子院，祥符中别改今额。内藏御书，岁得度僧一人，雅为丛林唱道之所。（右十二）

大慈院，在长洲县北。唐咸通三年，陆侍御以宅为院，号为“北禅”，祥符中改今额。皮、陆有《北禅避暑联句》，注云：“院昔为戴颙宅，后司勋陆郎中居之。”即此是也。（右十三）

明觉禅院，在长洲东南，俗所谓“东禅”者。晋开运中，有僧遇贤，姓林氏，常以酒肉自纵，酒家或遇其饮，则售酒数倍于他日，世号为“酒仙”。而能告人祸福，必验。与符治疾者，必痊。建隆二年来居是院，创佛屋，修路衢，无虑用钱数百万。虽称丐于人，而人不知其所从得者。盖其容似灵岩智积圣者，而每与人符，以陈僧为识，或谓为后身，其塑像今存院中。（右十四）

朱明尼寺，在吴县西北。旧传东晋时，有朱明者，富而孝友。其弟听妇言，伐木坏宅，欲弃兄异居。明乃以金谷尽与弟，唯留空室。一夕，大风雨，悉飘财宝还明宅，弟与其妇愧而自缢，明乃舍宅为寺。（右十五）

云岩寺，在长洲西北九里虎丘山，即晋东亭献穆公王珣及其弟珣之宅。咸和二年，舍建精庐于剑池，分为东西二寺，寺皆在山下。盖自会昌废毁，后人乃移寺山上。今东寺皆为民畴，西寺半为榛芜矣。寺中有御书阁、官厅、白云堂、五圣台，登览胜绝。又有陈谏议省华、王翰林禹偁、叶少列参、蒋密直堂真堂。寺前有生公讲堂，乃高僧竺道生谈法之所。旧传生公立片石以作听徒，折松枝而为谈柄。其虎跑泉、陆羽井，见存。比岁，琢石为观音像，刻经石壁。东岭草堂亦为佳致，惜已废坏。（右十六）

西庵禅院，在虎丘西。本属云岩，后别为院，盖亦古西寺之地。近岁，颇增葺。（右十七）

普明禅院，在吴县西十里枫桥。“枫桥”之名远矣，杜牧诗尝及之，张继有《晚泊》一绝，孙承祐尝于此建塔。近长老僧庆来住持，凡四五十年修饰完备，面山临水，可以游息。旧或误为“封桥”，今丞相王郇公顷居吴门，亲笔张继一绝于石，而“枫”字遂正。（右十八）

寿圣义慈禅院，在阊门外，枢密直学士施公昌言墓侧，近得赐额。（右十九）

天峰院，在吴县西二十五里，报恩山之南峰。东晋时，高僧支遁者，尝居于此，故有支遁之号。山中有支遁石室、马迹石、放鹤亭，皆因之得名。昔唐自有报恩寺在山麓，故乐天、梦得游报恩寺，作诗。盖自武宗时，报恩寺废，虽兴葺，不能复，故皮、陆犹有《报恩寺南池联句》，其后益沦坏。至乾德中，钱氏于报恩寺基作观音院，（今名楞伽院。）即其地也。所谓“南峰”者，乃古之报恩之属院耳，院枕岩腹，跻攀幽峻，自报恩寝衰，而南峰乃兴。大中五年，号为“支山”。天福五年，改曰南峰。圣朝赐以今额，禅老相承，殿阁堂庑焕然一新矣。山中危壁竦立，石门夹道，前对牛头山，旁作西庵。又有碧琳泉、待月岭、南池、新泉之类，自昔著名。故传裴休书额，已亡矣。（右二十）

天平寺，在吴县西南天平山下。山有白云泉，始见于白公诗。其寺建于宝历二年，乃乐天为苏州刺史之岁，盖因泉以兴寺也。范文正公之先葬其旁，赐额“白云寺”，中有文正公祠堂。（右二十一）

澄照寺，在长洲县西北阳山下。方俗以为丁令威所居。《图经》吴县界有丁令威宅，此殆是欤！钱氏时，有泉出于寺中，因名仙泉，后改曰澄照寺。（右二十二）

白莲禅院，本澄照别庵，池中生千叶白莲，故以名院。端拱初，谢宾客涛尝讲学于院之西庑，明年登第，其子绛尝刻石为记。（右二十三）

秀峰寺，在灵岩山。梁天监中置，既经一纪，忽有异人于殿隅画一僧相。俄而梵僧见之，曰：“此智积菩萨也。”化形随感，灵应甚多。仪相虽经传绘，吴民瞻奉，至今弥勤。此寺占故宫之境，景物清绝，旧乃律居，不能兴葺，徒长纷讼。太守晏公辟为禅刹，人甚便之。（右二十四）

尧峰院，在吴县横山旁。俗传尧民于此避水，苏子美诗云：“西南登尧峰，俗云尧所基。洪川不能没，上有万众栖。”谓此也。唐末，慧齐禅师首建精舍，名曰免水，后改曰尧峰，盖亦有所传也。登高极目，邻州隐隐然。（右二十五）

楞伽寺，在吴县西南横山下。其上有塔，据横山之巅，隋时所建，有石记存焉，白乐天及皮、陆有诗载集中。寺旁有巨井，深不可测，井有石栏，栏侧

有隋人记刻，盖杨素移郡横山下，尝居此地。又有宝积、治平二寺相联，皆近建也。（右二十六）

明因禅院，在横山下。广陵王元璩墓在其旁，故号“荐福”。昔义怀禅师居此，终焉。院有藏经，故传广陵姬媵所书。（右二十七）

感慈禅院，与荐福相并，乃宣徽使郑文肃公坟寺。（右二十八）

智显禅院，在横山下。梁人吴广施所居为寺，号曰宝林，钱氏改名宝华，故今名宝华山。祥符中，心印轲禅师重建殿堂，经藏合三百楹，号为胜刹。初，{左舍右面}{左舍右面}和尚以锡扣石，清泉为流，虽水旱不增减，轲师引泉足用，迄今犹存。（右二十九）

光福寺，在吴县西南，建于梁世。近岁，居人获观音铜像于水滨，乃置寺中，民间瞻奉，颇有感应，本郡或迎就城中，祈请皆验云。（右三十）

高峰禅院，在胥山，故在洞庭。近岁，郡人张咨葬亲于胥山下，旁建精舍，乃请移赐额于此。咨弟曰询，今为户部员外郎。（右三十一）

水月禅院，在洞庭山缥缈峰下，抵吴县百里。建于梁，废于隋。至唐光化中，有浮图志勤者结庐于此，因而经构至数十百楹。天祐四年，刺史曹圭以“明月”名之。大中祥符中，易今名。山旁有泉甘洁，岁旱不涸。（右三十二）

孤园寺，在洞庭。梁散骑常侍吴猛之宅，施为精舍。（右三十三）

慧聚寺，在昆山县西北三里马鞍山。孤峰特秀，极目湖海，百里无所蔽。昔高僧慧向，梁武帝之师，宴坐此山，二虎为侍，感致神人愿致工力，乃请师之。瞿县是夜风雷暴作，暗鸣之声人皆闻之。迟明，殿基成矣，延袤十七丈，高丈有二尺，巨石矗然，其直如矢，非人力所能成。县令以闻，武帝命建寺，敕张僧繇绘神于两壁，画龙于四柱。娄乡之民病疠者，至壁下乃愈。每阴晦欲雨，画龙其润，鳞甲欲动，僧繇又画锁以制之。会昌废寺，藏龙柱于郡中。大中修复，乃复以柱并金书牌、鸿钟还之。至道中，郡将陈公省华尝游是寺，岩穴奇巧，胜致甚多。诗人孟郊、张祜有诗，今丞相王荆公次韵作之，刻于石。（右三十四）

兴福寺，在常熟县破山，为海虞之胜处。齐郴州刺史倪德光舍宅为寺。唐常建诗云：“竹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。山光悦鸟性，潭影空人心。”即此地也。山中有龙斗涧，唐正观中，山中姬生白龙，与一龙斗于此，而成此涧。有空心潭，因常建诗以立名。有御赐钟，唐懿宗成通六年所赐。有文举塔、体如塔，二人者，唐之高僧也。有救虎阁，五代时僧彦周为虎拔箭于此。有宗教院，雍熙中高僧晤恩修天台教于此，故以名云。近刘御史拯宰邑，作《八味》以志其事云。（右三十五）

山（凡十五节）

吴郡诸山，名载图籍者甚众，不复殫纪，辄再考传记，补其缺漏，以资博览云。（右一）

虎丘山，在吴县西北九里。旧经载之已详，《吴越春秋》、《越绝书》之类，皆以为阖闾所葬，有金精之异，故名虎丘。然观其岩壑之势，出于天成，疑先有是丘，而阖闾因之以葬也。晋王珣撰《山铭》云：“虎丘，先名海涌山。”又云：“山大势四面周岭，南则是山径，两面壁立，交林上合，升降窈窕，亦不卒至。”盖得其实。褚渊尝叹曰：“今人所称，多过其实，今睹虎丘，逾于所闻。”故传以为江左丘壑之表云。旧传秦皇求剑，地裂为池。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“山涧是孙权所发，以求阖闾宝器。”是非未可必也。涧侧有平石，可容千人，故谓之千人坐，传俗因生公讲法得名。（右二）

横山，在吴县西南。《十道志》云：“山四面皆横。”盖以此得其名也。又名踞湖山，踞，或作据。山中有陆云墓，今未审其处也。观是山，镇此邦之西南，临湖控越，实吴时要地。隋开皇中，尝迁郡于横山东，亦以是山为屏蔽也。山周围甚广，环以佛刹，如荐福、楞伽、宝华、尧峰之类，皆在焉。荐福寺旁有五坞，皇祐中，节度推官马云与山人仇道名之，曰芳桂，曰修竹，曰飞泉，曰丹霞，曰白云，盖因其物象云。（右三）

姑苏山，在吴县西三十五里，连横山之北，或曰姑胥，或曰姑余，其实一也。传言阖庐作姑苏台，一曰夫差也。据《左氏传》云：“阖庐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器不彤镂，宫室不观，舟车不饰。”而《吴越春秋》言阖庐昼游苏台。盖此台始基于阖庐，而新作于夫差也。以全吴之力，三年聚材，五年而后成，高可望三百里，虽楚“章华”，未足比也。初，越王得神木一双，大二十围，长五十寻。巧工施校，制以规绳，雕治刻削，错画文章，婴以白璧，镂以黄金，状类龙蛇，文采生光，献于吴王。王大悦，受而起姑苏之台，申胥谏曰：“王既变鯀禹之功，而高高下下，以罢民于姑苏，吴民离矣。”夫差既亡，麋鹿是游。昔太史公尝云：“登姑苏，望五湖。”而今人殆莫知其处。尝欲披草莱以访之，未能也。（右四）

胥山，在吴县西四十里。《寰宇记》云：“吴王杀子胥，投之于江。吴人立祠江上，因名胥山。”酈善长《水经》云：“胥山上今有坛，长老云胥神所治也。下有九折路，南出太湖，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而望太湖也。”或曰姑苏山，一名胥山。（右五）

峇嵒山，在吴县西南一十五里。《图经》云：“形如师子。”今以此名山也。酈善长以为峇岭山云。俗说此本在太湖中，禹治水，移进近吴。又东及西南有两小山，皆有石如卷茆云，禹所用牵山也。太湖中有浅地，长老云：是峇

岭山麓，自此以东差深。盖闾巷之谈云。《吴地记》云：“吴王僚葬此山，山旁有寺，号曰思益。”乐天尝游之。（右六）

报恩山，一名支硎山，在吴县西南二十五里。昔有报恩寺，故以名云。所谓南峰、东峰，皆其山之别峰也。今有楞伽、天峰、中峰院建其旁。乐天诗云：“净石堪敷坐，寒泉可濯巾。”即此山也。（右七）

砚石山，在吴县西二十一里。山西有石鼓，亦名石鼓山。《越绝书》云：“吴人于砚石置馆娃宫。”杨雄《方言》谓“吴人呼美女为娃”，盖以西子得名耳。《吴都赋》云：“幸乎馆娃之宫，张女乐而娱群臣。”即谓此也。山顶有三池，一曰月池，曰砚池，曰玩华池，虽旱不竭，其中有水葵甚美，盖吴时所凿也。山上旧传有琴台，又有响屐廊，或曰鸣屐廊，以楸梓藉其地，西子行则有声，故以名云。下有石室，今存，俗传吴王囚范蠡之地。山相连属，有{左山右只}村。其山出石，可以为砚，盖砚石之名不虚也。尝登灵岩之巔，俯具区，瞰洞庭，烟涛浩渺，一目千里，而碧岩翠坞，点缀于沧波之间，诚绝景也。或曰晋陆玩施宅为寺，即灵岩寺也。（右八）

阳山，在吴县西北三十里。一名秦余杭山，一名四飞山。有白垚，可用圻塿，洁白如粉，唐时岁以供进，故亦曰白礬山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越王葬夫差于秦余杭山卑犹。”盖即此山也。今澄照寺、白莲院在其下。（右九）

华山，在吴县西六十里。于群山独秀，望之如屏，长林荒楚，蓊郁幽邃。或登其巔者，见有石如莲华状，盖亦以此得名。或云晋太康中，曾生千叶莲花也。老子《枕中记》谓可以度难。盖岩穴深远，宜就隐也。旧有兴教院，院据山半，近岁改为禅刹。（右十）

天平山，在吴县西二十里。巍然特高，群峰拱揖，郡之镇也。林木秀润，瞻之可爱。游者陟危，蹬攀巨石，乃至山腹。其上有亭，亭侧清泉泠泠不竭，所谓白云泉也。自白乐天题以绝句，范文正继之大篇，名遂显于世。有卓笔峰、卧龙峰、巾子峰、五丈峰、石龟、照湖鉴、毛鱼池、大小石屋，盖因好事者得名。（右十一）

穹窿山，在吴县西六十里。旧传赤松子食桂实、石脂，绝食仙去。尝于此山采赤石脂，《吴都赋》云：“赤须蝉蛻而附丽。”谓此也。（右十二）

包山，在震泽中。山有林屋洞，昔吴王尝使灵威丈人入洞穴，十七日不能穷，得《灵宝五符》以献，即此洞也。《水经注》云：“山有洞室，入地潜行，北通琅耶东武，俗谓之洞庭。”鲁哀公元年，夫差败越于夫椒，盖即此山也。或曰太湖中别有夫椒山，盖与此山不远，可以通称。湖中之山，有谓之大雷者，小雷者，三山者，昔人或号为三山湖。旧传震泽有七十二山，唯洞庭最巨耳。乐天尝泛舟洞庭，着于篇什。陆龟蒙、皮日休有《太湖》诗二十篇，如神

景宫、毛公坛、缥缈峰、桃花坞、明月湾、练渎、投龙潭、孤园村、上真观、销夏湾、圣姑庙、崦里、石版之类，皆在此山。苏子美云：“洞庭民俗真朴，历岁未尝有诉讼至县吏庭下。以桑、柘、甘柚为常产，每秋高霜余，丹苞朱实，与长松茂木相差于岩壑间，望之若金翠图绘之可爱云。”（右十三）

昆山，在本县西北。或曰在华亭，盖割昆山之境以县华亭故也。晋陆机与其弟云生于华亭，以文为世所贵，时人比之“昆冈出玉”，故此山得名。（右十四）

海隅山，在常熟。山有二洞穴，穴侧有石坛，周回六十丈，山东二里有石室，吴仲雍、周章、阖庐长子并葬此山。山西北三里，有越王句践庙。梁昭明太子作《招真治碑》云：“虞山，巫咸之所出也。高岩郁起，带青云而作峰；瀑水悬流，杂天河而俱会。”又云：“其峰有石城、石门。”即此山也。

（右十五）

水（凡十节）

太湖，在吴县南。《禹贡》谓之震泽，《周官》、《尔雅》谓之具区，《史记》、《国语》谓之五湖，其实一也。吐吸江海，包络丹阳、义兴、吴郡、吴兴之境，其所容者大，故以“太”称焉。《书》云：“三江既入，震泽底定。”三江者，北江、中江、南江也。历丹阳、毗陵者，为北江，即今之大江也。首受芜湖，东至阳羨者，为中江。分于石城，过宛陵，至于具区者，为南江。三江在震泽上下，而皆入于海，震泽之流有所泄，是以底定。今二江故道中绝，故震泽有泛滥之患，理势然也。所谓五湖者，盖所纳之湖有五也，郭景纯《江赋》云：“包五湖以漫漭。”言江水经纬五湖，而包注震泽也。旧传五湖之名各不同。《图经》以谓一曰贡湖，二曰游湖，三曰胥湖，四曰梅梁湖，五曰金鼎湖，又曰菱湖。酈善长以谓长塘湖、贵湖、上湖、溇湖，与太湖而五。韦昭云：“胥湖、蠡湖、洮湖、溇湖，就太湖而五。”虞仲翔云：“太湖，东通长洲松江水，南通乌程霅溪水，西通义兴荆溪水，北通晋陵溇湖水，东连嘉兴韭溪水，凡五道，谓之五湖。”陆鲁望以谓太湖上稟咸池之气，故一水五名。又为仙家浮玉之北堂，故其诗曰：“尝闻咸池气，下注作清质。至今涵赤霄，尚且浴白日。”又云：“构浮玉宛与昆阆。”正谓此也。湖中有山，大小七十二，洞庭其一也。有大雷、小雷山，相去十里，其间谓之雷泽，或谓舜之所渔，非也。又有三山，白波天合，三点黛色，陆士龙赠顾彦先诗云：“我家五湖阴，君住三山阳。”是此山也。（右一）

松江，出太湖，入于海。韦昭以为三江者，松江、浙江、浦阳江也。今浙江、浦阳与震泽不相入，韦说非也。昔，吴王军江北，越王军江南，越王中分其师，以为左右军，衔枚溯江五里以须，中军衔枚潜涉，吴师大北，即此江也

。酈善长云：“松江，自湖东北迳七十里，江水分流，谓之三江口。”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范蠡去越，乘舟出三江之口，入五湖之中。”此谓也。庾仲初《杨都赋》注云：“太湖东注为松江，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，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江，与松江而三。”此非《禹贡》之三江也。今观松江正流下吴江县，过甫里，迳华亭，入青龙镇，海商之所凑集也。《图经》云：“松江东写海曰沪渎，亦曰沪海。”今青龙镇旁有沪渎村，是也。江流自湖至海，凡二百六十里，岸各有浦，凡百数，其间环曲而为汇者甚多，赖疏濬而后免于水患。或传松江口故深，久淤而不治，稍稍乃浅，故可为梁以渡，然或遇大水，不能遽泄者，以此也。松江，一名笠泽，陆鲁望居甫里，号所著曰《笠泽丛书》。（右二）

运河，出震泽。《传》称：“吴城邗沟，通江淮。”《国语》亦云：“夫差起师北征，阙为深沟，通于商鲁之间。”盖由此河以通江北也。隋大业六年，敕开江南河，自京口至余杭郡八百余里，面阔十余丈，拟通龙舟，巡会稽。陆士衡诗云：“阊门何峨峨，飞阁跨通波。”乐天诗云：“平河七百里，沃壤两三州。”皆谓此水也。岁旱，或浅淤，故常加浚治，乃得无阻。（右三）

新河，在城市。杜荀鹤诗云：“夜市卖菱藕，春船载绮罗。”盖指此地。祥符中，崇仪使秦羲守郡日，尝开广之。（右四）

七堰者，皆在州门外。据乐天诗云：“七堰八门六十坊。”而《图经》云：“废堰一十有六。”盖乐天指其近者言之也。旧说蓄水养鱼之所，或云所以遏外水之暴而护民居。近世，城中积土渐高，故虽开堰，无甚患也。（右五）

越来溪，在吴县之境，自太湖过横山，至于郡城之西。盖越王由此水至于吴，故得此名。（右六）

谷水，据酈善长云：“松江，一东南行七十里，入小湖，自湖东南出，谓之谷水。谷水出小湖，迳由卷县故城下，即秦之长水县。又东南迳嘉兴县城西，盐官县故城南，过武原，出为散浦，以通巨海。”陆机诗云：“仿佛谷水阳，眷恋昆山阴。”即此水也。盖此渠足以分震泽、松江之水，南入于海也。后世谷水堙废，人不复知其名，故吴中多水。尝质于老儒长者，谓松江东流，聚为小湖，西北接白蚬、马腾、谷、玳瑁四湖，盖所谓谷湖者，即谷水之旧迹也。又南接三泖，泖有上、中、下之名。故传陆士衡对晋武帝云：“三泖冬温夏凉。”盖此地也。泖之狭者，犹且八十丈，又下接海盐之芦沥浦。海盐，即武原也。行二百余里，南至于浙江。疑此即谷水故道。《水经》以谓入海，而此浦入江者，盖支派之异也。梁大通二年，以吴兴水灾，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开大渎，导泄震泽以写浙江中，盖此浦是也。浦旁颇有遗迹，至唐时，乃设堰以隔海潮。嘉祐中，姑苏水灾，诏遣都官员外郎沈衡相视，尝欲开此浦，未克兴

功。（右七）

昆山塘，自娄门历昆山县而达于海，即娄江也。据酈善长引庾仲初《杨都赋》注云：“太湖东注为松江，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，东北入海为娄江，东南入海为东江，与松江而三也。”按娄者，县名，今之昆山是也。塘之两岸，又为六塘、四十四浦、六十四浮，接引湖泽，乃昔人所以泄具区之洪流，备民畴之灌溉也。（右八）

常熟塘，自齐门北至常熟百余里，皆有泾浦入口□□□。盖酈其渠以泄水则有泾，引其流以至江则有浦，其名甚众，而昆湖、阳城湖之水，皆赖以泄焉。（右九）

新洋江，在昆山县界。本有故道，钱氏时尝浚治之，号曰新洋江。既可排流潦以注松江，又可引江流溉冈身也。（右十）

吴郡图经续记·卷下

治水

地势倾于东南，而吴之为境居东南最卑处，故宜多水。昔禹之治水也，因其势之可决者，疏而为三江；因其势之必聚者，渚而为五湖，乃底于定，微禹其能不鱼乎？自二江故道既废，而五湖所受者多，以百谷钟纳之巨浸，而独泄于松陵之一川，势不能无浸溢之患也。观昔人之智亦勤矣，故以塘行水，以泾均水，以塍御水，以埭储水，遇淫潦可泄以去，逢旱岁可引以灌，故吴人遂其生焉。前代经营之迹，多不见史。至唐元和中，开常熟塘，古碣仅存，颇称灌溉之利，其郡守氏李、（不著名。）廉使氏韩。（韩皋，元和三年，为浙西观察使。）钱氏时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，募卒为都，号曰“撩浅”。盖当是时，方欲富境御敌，必以是为先务。自国朝天禧天圣间，吴中水灾，于是命发运使张纶，同郡守经度于昆山、常熟，各开众浦，以导积水。景祐中，范文正公来治此州，适当歉岁，探究利病，不苟兴作。公以谓松江不能尽泄震泽众湖之水，虽北压杨子江，东抵巨海，河渠至多，堙塞已久，不能分其势。今当疏导诸邑之水，东南入于松江，东北入于杨子与海也。于是，亲至海浦，开浚五河。（询之旧老，云茜泾之类是也。）是时，论者沮之。或曰江水已高，不纳此流；或曰日有潮至，水安得下？或曰沙因潮至，数年复塞；或曰开浚之役，重劳民力。公以谓江海善下，故得为百谷王，岂能不下于此？谓“江水已高不纳此流”者，非也。彼日之潮，有损与盈，三分其时，损居二焉，乘其损而趋之，势孰可御？谓“日有潮至水安得下”者，非也。新导之河，必设诸闸，常时局之，沙不能塞，每春理其闸外，工减数倍，亦复何患？谓“沙因潮至数年复塞”者，非也。东南所殖唯稻，大水一至，秋无他望，俾之遵达沟渎，脱百姓于饥，佚道使之，虽劳不怨。谓“开浚之役重劳民力”者，非也。于

是，力破浮议，疏濬积潦，民到于今受其赐。有盘龙汇者，介于华亭昆山之间，步其径才十里，而洄穴迂缓逾四十里，江流为之阻遏。盛夏大雨，则泛滥旁啮，沦稼穡，坏室庐，殆无宁岁。范公尝经度之，未遑兴作。宝元元年，太史叶公清臣漕按本路，遂建议酺为新渠，道直流速，其患遂弭。厥后，转运使沈立之又开昆山之顾浦，颇为深浚。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纳阳城湖，南吐松江，旧谓之昆山塘，堤防不立，风涛相乘，废民畴，阻舟楫，盗剽、盐贾行其间，吏莫能禁。由唐以来，欲修筑，未克也。皇祐中，王丞相以舒州通判被旨来相水事，荆公与县吏拏舟遍视，讯其乡人，俘图以献。至和中，昆山主簿立与权白郡守吕光禄居简，以为作塘有大利，吕公从之。于是调民兴役，先设外防，以遏其上流，立横埭以限之，乃自下流浚而决焉。既成，号曰至和塘。嘉祐之间，吴人洊饥，朝廷选择守将经制其事，蔡秦州抗自校理典是郡，尝请行县按水，亲度其利。是时，李兵部复圭为转运使，韩殿省正彦宰昆山，于是大修至和塘，使之完厚，民得因依立媿竭，以免水患。而韩君又开松江之白鹤汇，如盘龙之法，皆为民利。转运使王纯臣建议，请令苏、湖、常、秀，修作田媿，位位相接，以御风涛；令县令教诱殖利之户，自作媿岸，定邑吏劝课为殿最，当时推行焉。其后，论水者益多。儒者傅肱，欲决松江之千墩、金城诸汇，涤去迂滞；又欲开无锡之五泻堰，以减太湖而入于北江；导海盐之芦沥浦，以分吴松而入于浙水；于昆山、常熟二县，深辟浦港，遇东南风则水北下于杨子，遇西北风则水南下于吴松，庶可纾患；又令有田之家，据顷亩疏凿沟港。司农丞郑亶，请先取昆山之东，常熟之北，凡所谓高田者，一切设堰潴水，以灌溉之；又浚其沟洫，使水周流于其间，以浸润之，立埭门以防其壅，则高田不涸，而水田亦减流注之势；然后取今之凡谓水田者，除四湖外一切罢去，如某家泾、某家浜之类；循古遗迹，或五里七里，而为一纵浦，又七里或十里，而为一横塘，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，使塘浦阔深，堤岸高厚，则水不能为害，而可使趋于江也。郑衔命至苏，经度其事，而工重役大，不克成。既而朝廷置农田水利使者，以专其事，所以浚河渠、固防岸、通畎浍，事在司存，可以按见其迹。自熙宁之末旱灾之后，累年颇稔，由是兴作差简。然水旱之数所不免，而长民者不可以缓其防也。尝闻濒海之地，冈阜相属，（俗谓之冈身。）此天所以限沧溟而全吴人也。虽有泾浦，而日为潮沙之所积，久则淤淀，是不可以不治也。夫治水者，当浚其下，下流既通，则上游可道也。范文正公尝与人书云：“天造泽国，众流所聚，或淫雨不能无灾。而江海之涯，地势颇高，沟渎虽多，不决不下，如无所壅，良可减害，若其浚深，江潮乃来，愆亢之时，万户畎溉，此所以旱潦皆为利矣。”此智者之言也。范公之迹固未远，求其旧而缵其功，不亦善哉？至于群言众说，各有见焉，择其可行者，裁而

行之，斯善矣。夫事有兴于古人，而废于后世；有遗于前代，而补于来今。苟为古人所兴者勿废，前之所遗者必补，则何利之不成，何病之不杞哉？

往迹（凡二十六节）

长洲苑，吴故苑名，在郡界。昔枚乘谏吴王云：汉“修治上林，杂以离宫，积聚玩好，圈守禽兽，不如长洲之苑；游曲台，临上路，不如朝夕之池”。《吴都赋》亦云：“带朝夕之浚池，佩长洲之茂苑。”注云有朝夕池，谓潮水朝盈夕虚，因名焉。庾信《哀江南赋》云：“连茂苑于海陵，跨横塘于江浦。”亦取诸此。（右一）

阖庐城，即今郡城也。旧说子胥伐楚还师，取丹阳及黄渚土以筑，盖利其坚也。郡城之状，如“亚”字。唐乾符三年，刺史张傅尝修完此城。梁龙德中，钱氏又加以陶甃。（右二）

阊门，故名闾阖门，吴王阖庐时有之。或云鲁匠般所制也，有高楼阁道，吴兵后由此出伐楚，改曰破楚门。吴属楚，复曰阊门。（右三）

吴小城白门，盖阖庐所作。至秦始皇时，守宫吏烛燕窟失火烧宫，而此楼故存。（右四）

鱼城，在吴县西横山下，遗址尚存。盖吴王控越之地，宜为吴城。谓之鱼城，误也。横山之旁，冈势如城郭状，今犹隐隐然。又有射台，亦在横山。（右五）

石城，在吴县东北。故为离宫，越王献西子于此。山有石马，望之如人乘之。（右六）

华池、华林园、南城宫，故传皆在长洲界，阖庐之遗迹也。有流杯亭，在女坟湖西二百步，亦云游乐之地。又有吴宫乡，陆鲁望以谓在长洲苑东南五十里，盖夫差所幸之别观，故得名焉。鲁望作《问吴宫辞》。辞见《总集》。（右七）

三泖，在华亭境。鲁望诗云：“三泖凉波渔蓑动。”谓此也。（右八）

洞庭，亦多吴时旧迹。所谓练渚者，练兵之所也。《传》云：“越败吴于夫椒。”夫椒，即包山也，湖岸极清处为销夏湾，乃吴王游观之地。（右九）

鸡陂墟者，畜鸡之所。豨巷者，畜彘之处。走狗塘者，田猎之地也。皆吴王旧迹，并在郡界。又有五茸，茸各有名，乃吴王猎所，陆鲁望诗云：“五茸春早雉媒娇。”谓此也。（五茸今松江。右十）

蠡口，在长洲界，又谓之蠡塘。昔范蠡扁舟浮五湖，盖尝经此。（右十一）

胥口，在姑苏山西北十二里，因胥山得名。（右十二）

坛塘，在吴县东南三十五里大江边。夫差十二年，既杀子胥，投尸于江

，浮以鴟夷革。后悔之，君臣临江作塘，创设祭奠，百姓缘为立庙。宋元嘉三年，吴令徙庙匠门内。一云坛塘边有酒城，夫差祭子胥观酒，因名之。（右十三）

许市，在郡西二十五里。《图经》云：“秦皇求吴王剑，白虎蹲于丘上，遂西走二十五里而失，剑不能得，地裂为池，因名其地曰虎蹻。（音留。）”盖此地是也。唐讳琥，钱氏讳鏐，故改云许市。（右十四）

胥屏亭，在吴县界。汉初有陆烈字伯元，为吴令、豫章都尉，既卒，吴人思之，迎其丧葬于胥亭，子孙遂为吴县人，吴郡陆氏之所自出也。（右十五）

袁山松城，在沪渎江侧，为波涛冲激，半毁江中。袁山松城东三十里，夹江又有二城相对，阖庐所筑以控越处。古人于海道，固为之防矣。（右十六）

死亭湾，在阊门外七里。故传朱太守妻惭自经于此。（右十七）

新郭，在吴县西横山下。隋既平陈，江南未服，聚为盗贼。隋文帝以杨素为行军总管讨之，追击至苏州，移郡邑于横山下，盖欲空其旧城耳。此新郭者，当时之遗址也。或曰越王城亦在焉，盖此地吴越之所控守也。初，杨素迁城于横山也，匠者以楮木为城门之柱，素见之谓匠者曰：“此木恐非坚，可阅几年？”匠曰：“可四十年不朽。”素曰：“足矣，是城不四十年当废。”至唐正观中复旧城，果如其言。（右十八）

莲塘，《寰宇记》云：“在吴县西十二里，有田数亩，生莲华，千叶华丽。”（右十九）

望市楼，据元微之诗《寄乐天》云：“弄潮船更曾观否，望市楼还有会无。”注云：“望市楼，苏之胜地也。”今观风楼为近市，殆即此耳。（右二十）

东城桂，白乐天云：“苏之东城，吴都城也，今为樵牧场。有桂一株，生乎城下，惜其不得地也。”（诗见《总集》。右二十一）

望亭，在吴县西境。吴先主所立，谓之御亭。隋开皇九年置为驿，唐常州刺史李袭誉改今名。刘禹锡诗云：“怀人吴御亭。”谓此也。（右二十二）

柳毅泉，事具《图经》。泉在太湖之滨，虽大风挠之不浊，虽旱不耗，此所以为异。（右二十三）

沪渎，松江东写海曰沪渎。陆龟蒙叙矢鱼之具云：“列竹于海澨曰沪。”盖以此得名。今其旁有青龙镇，人莫知其得名之由，询于老宿，或云因船得名。按庾信《哀江南赋》云：“排青龙之战舰。”《南史》：杨素伐陈，以舟师至三峡。陈将戚欣，以青龙百余艘屯兵守狼尾滩。杨素亲率黄龙十艘，衔枚而下，击败之。则青龙者，乃战舰之名。或曰青龙舟孙权所造也，盖昔时尝置船于此地，因是名之耳。（右二十四）

吴王之时，剑有干将、莫耶，甲有水犀，舟有舡。干将者，剑工也。莫耶者，干将之妻也。始，干将作剑，采五山之铁精，六合之金英，候天伺地，阴阳同光，百神临观，天气下降而金铁之精不销。于是，莫耶曰：“神物之化，须人而成。今夫子作剑，当得其人而后成乎？”于是，干将妻乃断发剪爪，投于炉中，使童男童女三百人鼓橐装炭，金铁乃濡，遂以成剑，阳曰干将，阴曰莫耶；阳作龟文，阴作漫理。干将匿其阳，出其阴而献之阖庐，阖庐甚重之。水犀者，徼外有山犀、水犀，水犀之皮有珠甲，山犀则无，吴人盖以水犀饰甲也。舡者，大舟也。句践溯江袭吴，入其郛，焚其姑苏，徙其大舟，即此也。（右二十五）

大酒巷，旧名黄土曲。唐时，有富人修第其间，植花浚池，建水槛、风亭，酝美酒以延宾旅，其酒价颇高，故号大酒巷。（右二十六）

园第（凡十五节）

伍子胥宅，故传在胥门旁。子胥谏吴王，王不听，使子胥于齐。子胥属其子于齐鲍氏，还报吴王，吴王闻之，怒，赐之属镂。子胥曰：“吾死，必抉吾目置之吴东门，以观越兵之入也。”（右一）

言偃宅，在常熟县西北。宅中有井，阔三尺，深十丈。井傍有坛，坛北百步有浣沙石，方四尺。县有言偃桥，盖得名于此。子游以文学升圣师之堂，吴人好儒术，其有所自哉！（右二）

长铗巷，一名弹铗巷，在吴县东北二里。巷有冯暖宅。暖，客有齐孟尝君之门弹长铗而歌者也。焚虚券以彰孟尝君美声，说齐王以复孟尝君相位，其显名也宜哉！唐人云有坟在侧，碑刻犹存。旧传郡郭三百余巷，盖皆有名而失之，惜哉！（右三）

陆氏郁林石。初，陆绩事吴为郁林太守，罢归无装，舟轻不可越海，取巨石为重。至姑苏，置其门，号为郁林石，世保其居。唐史书之。（右四）

晋东亭献穆公王珣与其弟珉宅，外在虎丘，内在白华里，后皆施以为寺。昔虎丘东、西二寺，今之景德寺，皆是也。景德寺，旧号“虎丘廨院”。《晋书》云：“吴内史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，戴逵潜诣之，与珣游处积旬。后珣为尚书仆射，上疏请召逵为国子祭酒。”逵名益显。（右五）

顾辟疆园。王献之入会稽，经吴门，先不识主人。值辟疆方集宾友酣燕园中，而献之游历既毕，指麾好恶，傍若无人。辟疆勃然曰：“不足齿之，尔！”使驱其左右出门，献之独坐舆上，展转顾望，而仆从不至，遂移时。盖献之之肆、辟疆之隘也。辟疆园唐时犹在，顾况尝假以居，郡守赠诗云：“辟疆东晋日，竹树有名园。年代更多主，池塘复裔孙。”今莫知其所。（右六）

戴颙宅，故传北禅寺是也。颙父逵，字仲若，尝游吴，号为吴中高士。颙

居剡下，复游桐庐。桐庐僻远，难以养疾，乃出居吴下。土人共为筑室，聚石引水，植林开涧，少时繁密，有若自然。三吴将守及郡内衣冠，要其同游野泽，堪行便去，不为矫介，众论以此多之。（右七）

陆龟蒙宅，在松江上甫里。鲁望，唐相元方七世孙也，始居郡中临顿里，晚益远引深遁，居震泽旁，自号甫里先生。有地数亩，有屋三十楹，有田奇十万步，有牛减四十蹄，有耕夫百余指。而田污下，暑雨一昼夜，则与江通色，先生由是苦饥困，仓无斗升蓄积，乃躬负畚鍤，率耕夫以为具，盖遂终焉。后以高士召，不至。李蔚、卢携素与龟蒙善，及当国，召拜左拾遗，诏方下，龟蒙卒。其所居遗基尚存。（右八）

任晦宅，见于皮陆诗，有深林曲沼，危亭幽砌，而任君弃泾县尉，归居于其间。鲁望诗云：“吴之辟疆园，在昔胜概敌。前闻富修竹，后说纷怪石。风烟惨无主，载祀将六百。草色与行人，谁能问遗迹。不知清景在，尽付任君宅。”据此，殆即辟疆之园耶？（右九）

广陵王元璩别宅，旧与南园相近。据《九国志》云：元璩治苏州，颇以园池花木为意，创南园、东圃及诸别第，奇卉异木，名品千万。今其遗迹多在居人之家，其崇冈清池，茂林珍木，或犹有存者。（右十）

范文正公义宅，在普济桥旁。宅之建旧矣，有西斋已百载，二松对植，扶疏在轩。文正公少长于北，及还吴，乃命斋曰“岁寒堂”，松曰“君子树”，阁曰“松风阁”，赋三题以规戒其昆季子弟。其后，遂置宅为义宅，使其族属世世居焉。既贵，又于其里中买常稔之田，号曰“义田”，以养济群族，族之人日有食，岁有衣，嫁娶凶葬皆有贍。择族中长而能干者一人主其计，而时其出纳焉，人日给米一升，岁衣一缣，嫁女者钱五十千，娶妇者二十千，再嫁娶与长幼之葬者皆有差。公之令嗣显于朝，虽未归吴，而至今能修其法、承其志不坠也。故族中之仕者足以养其清，族中之不仕者足以助其生，盖自古未有而文正为之，斯百世之师法也已。（文正公诗见《总集》。右十一）

苏子美沧浪亭，在郡学东。子美既以事废，乃南游吴中。一日过郡学，东顾草木郁然，崇阜广水，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，趋数百步有弃地，乃中吴节度孙承祐之池馆也，坳隆胜势，遗意尚存。子美买地作亭，号曰“沧浪”，前竹后水，水之阳又竹无穷，诸公多为之赋诗。子美尝谓吴中渚茶野酝足以销忧，莼鲈稻蟹足以适口，又多高僧隐君子，佛庙胜绝，家有园林，珍花奇石，曲池高台，鱼鸟留连，不觉日暮，遂终此不去焉。（右十二）

程正议宅，在南园旁。公少而轩辟有才志，因过隙地，右开元、瑞光二寺，左南园，尝曰：“此可以为宅也。”及稍显，遂得其地卜居焉。太守晏公赠之诗云：“衣冠虽盛皆侨寄，青琐仙郎独我乡。”盖衣冠居郡固多，唯公实吴

人也。晏公又名其坊曰“昼锦”以志焉。（右十三）

故资政殿学士太子少保元魏公宅，在带城桥东。元公尝参大政，引年归老居于是邦。太守章公命其宅曰袞绣坊。（右十四）

先光禄园，在凤凰乡集祥里。高冈清池，乔松寿桧，粗有胜致，而长文栖隐于此，号曰“乐圃”。（右十五）

冢墓（凡十五节）

巫咸坟，在平门东北三里。巫咸，商大戊时贤臣也。《书》云：“伊陟赞于巫咸，作《咸义》四篇。”《离骚》云：“巫咸将夕降兮，怀椒糈而要之。”说者以为巫咸古神巫也，旧传有墓于此，故书之。《图经》亦曰：“虞山者，巫咸所居。”然则，咸尝在吴矣。平门，又名巫门，为此故也。吴王寿梦，楚之大夫申公巫臣适吴。《图经》云：“巫臣冢在将门外。”非与此同。（右一）

太伯墓，《皇览》云：“在吴县北梅里聚，去城十里。”刘昭案：“无锡县东皇山有太伯冢，去墓十里有旧宅，其井犹存。”二说固不同。今吴县、无锡界，俱有梅里之名，未知孰是，要当访之耳。（右二）

仲雍墓，《太平寰宇记》云：“常熟虞山有仲雍、齐女冢，东是仲雍，西是齐女。”仲雍比德太伯，孔子谓“虞仲夷逸，隐居放言，身中清，废中权”。班固以虞仲者，仲雍也。梁昭明太子作虞山《招真治碑》云：“远望仲雍，而高坟萧瑟；傍临齐女，则哀垄苍茫。”盖梁时犹可见也。（右三）

女坟湖，在吴县西北六里。《吴越春秋》以谓吴王小女因王食蒸鱼辱之，不忍久生，乃自杀。一说夫差小女字幼玉，观父之过，忧国之危，愿与韩重者为偶，志愿不果，结怨以死。夫差痛思之，以金棺铜椁葬之阖门外。葬已祭之，其女化形而歌曰：“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。鸟既高飞，罗将奈何？志欲从君，谗言孔多。悲怨成疾，殁身黄坡。”窃谓此诗亦有深旨，殆此女生时所赋耶？“南山有鸟”，喻越也。“北山张罗”，喻制越非其所也。“鸟既高飞”，句践之盛也。“罗将奈何”，夫差不可以制越也。“志欲从君，谗言孔多”，谓虽欲从父之命，奈何其听谗言而忘忠议也。彼韩重之怨，蒸鱼之忿，殆恐非也。坟之为湖，或曰墓所陷也，或曰取土为坟，凿而成也。（右四）

齐女墓，在虞山。吴太子所娶也，齐女忧思发病且死，谓太子：“必葬我虞山上，倘死而有知，犹望故国。”吴王从之。《孟子》谓“齐景公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绝物也。涕出而女于吴”。即此也。（右五）

吴王僚坟，在吴县西十二里崖岬山旁。在西下有思益寺。（右六）

吴王夫差墓，在吴县西北四十里余杭山犹亭卑犹之位，今名阳山者是也，地近太湖。夫差栖于姑苏山，转战西北，败于干遂。夫差既伏剑死，越王令

干戈人以一土葬之秦余杭山卑犹。宰嚭亦葬其旁。（右七）

言偃墓，在虞山上，与仲雍墓并列。（右八）

汉梁鸿墓，在县西四里，要离墓北。《后汉书》云：“梁鸿字伯鸾，扶风平陵人。娶同郡孟光字德耀，共至吴，依皋伯通。鸿闭门著书十余篇，疾且困，告主人曰：“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间，慎勿令我子持丧归去。”及卒，伯通葬于吴要离冢旁。咸曰：“要离烈士，而伯鸾清高，可令相近。”葬毕，妻子归扶风。”唐陆龟蒙云：“在金昌亭一里。”《续志》云：“今阊门南城内有古冢二，相传为要离、梁鸿墓。”金昌亭在城内，《宋书》可证。（右九）

汉豫州刺史孙坚及其妻吴夫人、会稽太守策三坟，并在盘门外三里，载唐陆广微《吴地记》。墓前有小沟曰陵浜，乡俗称为孙王墓。按《吴书》，坚死于初平二年，年三十七。策死于建安五年，年二十六。坚妻吴氏死于建安七年，合葬坚墓。黄龙元年，权追尊坚为武烈皇帝，庙曰始祖，墓曰高陵；吴氏为武烈皇后；策为长沙桓王。太元元年八月朔，大风拔吴高陵松柏，石碑蹉跌。按《晋阳秋》云：惠帝元康中，吴令河东谢询表为孙氏二君墓置守冢五人修护扫除，有诏从之。其文张俊所作，今载《文选》，盘门外大冢是也。又唐《孙德琳墓志》云：开元十年，窆于十四代祖、吴武烈皇帝陵东南平地。《续志》云：魏吴纲立孙坚庙，在县东北；孙策祠，在县南。（右十）

张翰，葬横山东五里。翰，吴人，见几而作，托意莼鲈，归以毁卒，可谓高行之士，坟虽亡而名宜存也。（右十一）

顾三老坟，在娄门外塘北，盖顾综坟也。综字文纬，吴人，辟有道，历御史大夫、尚书令、殿上三老。汉明帝袭三代之礼，正月上日践辟雍，严设几杖，乞言受诲焉。吴丞相雍，其裔孙也。综于《东汉书》无传，事见顾况所撰《庙庭碑铭》，云：“刊石娄门，德辉不灭。”碑亡。（右十二）

史惟则，葬吴城下。惟则字天问，吴人也。工八分、飞白、二篆。在唐中叶，以八分名家者四人，惟则与韩择木、蔡有邻、李潮也。历集贤、翰林学士，卒。（右十三）

广陵王元璩墓，在横山。元璩字德辉，武肃之子，文穆之兄也，为中吴节度。文穆既袭位，元璩来觐，置宴宫中，用家人礼。文穆起酌酒为寿曰：“先王之位，兄宜当之，俾小子至是，实兄推戴之力。”元璩俯伏曰：“王功德高茂，先王择贤而立，君臣之分，敢忘忠顺？”因相顾感泣，酣乐而罢。元璩卒，子文奉嗣为中吴节度，涉猎经史，好宾客，饮兼数人，常乘白骡，被鹤氅，泛舟池中，远近闻宾客笑语声，则就饮为乐。卒官，亦葬横山。（右十四）

范文正公之先墓，在天平山下，置祠堂于白云院中。每岁清明，大合族人，以义田之资设盛饌祭扫，至今修之。近世诸公葬于郡境者固多，知之不详

，未悉书也。（右十五）

碑碣（凡九节）

朱氏墓碣，在吴县西穹窿山傍。俗传云买臣之墓，非也。按旧经云，买臣冢在嘉兴县界，不在此也。墓旁有碑，已漫灭，其字可读者云：一十六世，四百一十九年居下邳；自平始三年避地至会昌壬戌凡八百四十二年，籍于吴，故邳村之名由下邳之来也。请序朱氏过江之祖文闕孝廉、除郎中、举有道茂才、辟大将军府、除长水校尉文闕当汉纲既坏，天下大紊，公侧足虺蜴，迳逾江文闕其后，大概叙子孙官爵。此盖唐人追叙朱氏过江之祖，石字堙泐，谱系不传，惜哉！又按《唐志》载朱氏世系，汉司隶校尉禹坐党锢诛，子孙避难丹阳，丹阳朱氏之祖也。盖丹阳亦有朱氏云。（右一）

春申君庙碑，史惟则书。又尝书太伯庙碑、重玄寺额，今失之。（右二）

阊门额，李阳冰篆，今已失之。（右三）

武丘东山碑、龙兴观碑，皆陆柬之书，亡矣。（右四）

包山神景观林屋洞院碑，唐开成三年建，石已残缺。据其所述，盖唐肃宗时，有自润州刺史求入道者。又云，乃去权位，散禄亲知，草屨杖藜，游乎山岳，至此山，于洞之西门造玄坛，立室修玄元真容，而石刻断折，莫知其姓名为谁氏。其铭有云毛公、唐君，前后出处，盖唐君斯人也。碑中亦述周息元之事云：止于内殿，帝频见，就问以道德之门，乃献谏书，用毗圣化。其文间可见，不能详知。噫！高士之节固难得，偶一有焉，又远遁山泽，不与人接，其名闻于王公大人者几稀矣。如此碑所载者，既不见于史册，托之金石，又复磨灭，虽缀拾存之而不得其完，惜哉！（右五）

报恩寺慧敏律师碑铭，台州司马陈谏撰，苏州刺史元锡书，字刻刳缺。碑云：迁神建塔于寺之西南隅，当八隅泉池之上，中峰兰若（文缺，盖有“之下”字。）所谓八隅泉池者，皮陆集所谓南池者是耶？今不见其迹。（右六）

天台大德元浩和尚灵塔碑颂，太原少尹崔恭撰。元浩姓秦氏，字广成，智者大师之六世孙，荆溪和尚之法子。翰林学士梁肃、苏州刺史田敦及崔恭，皆受业弟子，起塔于虎丘东山南原。（文具《总集》。右七）

画龙记。长洲县令厅事北庑，有画龙六，僧繇、弗兴之旧度，模之不知何人，其工不谢二子也。唐李绅为记其事，碑刻犹存。（右八）

周先生住山碑，在洞庭山，唐华州刺史令狐楚撰。（右九）

事志（凡二十七节）

泰伯三以天下逊，延陵季子三以国逊，孔子谓“泰伯至德，民无得而称焉”。其于《春秋》书曰：“吴子使札来聘。”于札之葬也，题曰：呜呼，吴延陵季子之墓，贤之也。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古公病将卒，令季历归国于太伯

，而三逊不受。”盖孔子称三逊者，着其实也。诗云：“维此王季，因心则友。”美王季之友泰伯，是王季尝归国于太伯，而泰伯不受，不为虚言也。吴王寿梦有子四人，长曰诸樊，次曰余祭，次曰余昧，次曰季札。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，季札辞不可，诸樊乃摄事当国。已除丧，致位季札，季札又辞，吴人固立焉，季札弃其室而耕，乃舍之。诸樊卒，授弟余祭，欲传以次，必致国于季札，以称先王之意。余祭卒，弟余昧立；余昧卒，欲授季札，又逃去，是三逊其国也。然太伯逊而周兴，季札逊而吴亡，其所遇则然也。其清风大节足以兴万世之善，所补岂小哉？宜血食于吴不绝也。（右一）

昔孔子登泰山，见吴门有白马如练，此论者传闻之误而好奇之过也。孔子虽至圣，其视听与人同耳，吴鲁相去不翅数千里，安能见白马如练哉？昔王充《论衡》尝辩之矣。（右二）

吴王夫差之盛也，越王与范蠡入臣隶于吴，或曰囚也。盖三年而后得归越，其所以断大谋、成霸业，蠡之功居多。句践之灭吴也，师还至五湖，范蠡辞于王曰：“君王勉之，臣不复入越国矣。”越王曰：“吾将与子分国而处之。”范蠡对曰：“君行制，臣行意。”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。王命金工以良金写范蠡之状而朝礼之，环会稽三百里以为范蠡地。左丘明着《国语》，盖与蠡同时，犹曰莫知其所终极，而太史公以谓浮海出齐，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，耕于海畔，老居陶，号陶朱公。呜呼！蠡能霸其君，寿其身，智哉！智哉！（右三）

御儿者，地名也。《国语》曰：“句践之地，南至于句无，北至于御儿。”又句践曰：“吾用御儿临之。”而俚俗之言，以御为语，曰“范蠡献西子于吴，道中生子，至此而能语”。又从而为之说曰：“吴既亡，西子从范蠡以行。”杜牧亦云：“西子下吴邦，一舸逐鸱夷。”夫蠡之智足以显君，而保躬必不蹈于污也。昔武王伐纣诛妲己，而高颖请诛张丽华，孰谓蠡不如高颖乎？右四）

吴旧号“句吴”，盖方俗之辞，犹越之为“於越”也。又说者曰：“吴者，虞也。太伯于此，以虞志也。”（右五）

张良七世孙曰睦，字选公，为后汉蜀郡太守。始居吴郡，吴郡张氏皆其后也。（右六）

褚伯玉字元璩，钱塘人也。少有隐操，遂往郟，居瀑布山。在山三十余年，隔绝人物。王僧达为吴郡，苦礼致之，停都信宿，才交数言而退。宁朔将军丘珍孙与僧达书曰：“闻褚先生出居贵馆，此子灭景云栖，不事王侯，有年载矣。自非折节好贤，何以致之？”僧达答书曰：“褚先生从白云游旧矣。近故要其来此，冀慰日夜。比谈讨芝桂，借访薜萝，若已窥烟液，临沧州矣。”昔

丘丹答韦应物诗云：“还同褚伯玉，入馆忝州人。”谓此也。（右七）

晋颜含，以孝友闻。自西平县侯拜侍中，除吴郡太守。王导问含曰：“卿今莅名郡，政将何先？”答曰：“王师岁动，编户虚耗，南北权豪，竞招游食，国弊家丰，执事之忧。且当征之势门，使反田桑，数年之间，欲令户给人足，如其礼乐，俟之明宰。”含所历，简而有恩，明而能断，然以威御下。导叹曰：“颜公在事，吴人敛手矣。”未之官，复为侍中。（右八）

晋何求字子有，弟点字子皙，嗣胤字子季，简穆公尚之孙也。何氏过江，自晋司空充并葬吴西山。求除中书郎，不拜。隐居吴之波若寺，足不逾户，人罕见其面，后隐武丘山。齐永明四年，拜太中大夫，不就，卒。点不入城府，性率到，好狎人物。遨游人间，不簪不带，以人地并高，无所与屈，大言踣踞，公卿礼下之。或乘柴车草屨，恣心所适，致醉而归。累召中书侍郎、太子中庶子，不就。点少时，尝病渴利。后在吴中石佛寺建讲，于讲所昼寝，梦一道人，形貌非常，授丸一掬，梦中服之，自此而差。梁武帝与点有旧，赐以鹿皮巾，并召之。点以巾褐引入华林园，帝赠诗酒，仍诏拜侍中，辞疾不起。子季以会稽山多灵异，往游焉，居若邪山云门寺。初，子季二兄求、点并栖遁，求先卒，至是子季又隐。世以点为“大山”，子季为“小山”，亦曰东山兄弟。又谓点为“孝隐”，子季为“小隐”，世号何氏三高。子季年七十余，乃移还吴，居武丘山西寺，讲经论，东境守宰经涂者，莫不毕至。梁武帝诏为特进，不起。给白衣尚书禄，固辞不受。卒，年八十六。（右九）

陆慧晓字叔明，张融字思光，皆吴人也。慧晓清介正立，不杂交游，时人以为“江东裴乐”也。融弱冠有名，行己卓越。慧晓与融并宅，其间有池，池上有二株杨柳。何点叹曰：“此池便是醴泉，此木便是交让。”武陵王晔守会稽，以慧晓为征虏功曹，与府参军刘璡同从述职。璡清介士也，行至吴，谓人曰：“吾闻张融与慧晓并宅，其间有水，必有异味。”故命驾往，酌而饮之，曰：“饮此水，则鄙吝之萌尽矣。”慧晓为南兖州刺史，融为司徒左长史，卒。旧传有交让渚，与乘鱼桥相近，盖因张陆得名也。（右十）

江左时，三吴旧有乡射礼，羊玄保为吴郡，尝行之。后久不复修，蔡兴宗为会稽太守，行之，礼仪甚整。（右十一）

《南史》称：汝南周洽，历吴令，廉约无私，卒于都水使者，无以殡敛，吏人为买棺器。傅翊亦有能名，为吴令，别建康令孙廉，廉因问曰：“闻丈人发奸摘伏，惠化如神，何以至此？”答曰：“无他也，唯勤而清。清则宪纲自行，勤则事无不理。宪纲自行则吏不能欺，事自理则物无凝滞，欲不理，得乎？”翊位至骠骑咨议。（右十二）

虎丘有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寺诗、幽独君诗。清远道士所称自商周至秦汉

末，以鬼神自谓。颜鲁公爱之，遂刻于岩际，并有继作，李卫公又从而和之。幽独君诗，大历中于剑池石壁隐出，观察使李道昌以闻于朝，代宗敕道昌祭之，此亦甚异也。（右十三）

张长史，吴县人也。为人倜傥闲达，卓尔不群，所游者皆一时豪杰，其草书入神品。初，为常熟尉，有老叟陈牒，既判去，不数日复来，长史怒而责之曰：“汝何以细故屡扰吾官府也？”叟曰：“观君笔迹奇妙，欲以藏篋笥耳，非有所论也。”因问所藏，尽出其父书，长史视之曰：“天下奇书也。”自此益尽其法。性嗜酒，每大醉呼叫狂走，下笔愈奇。尝以头濡墨而书，既醒视之，自以为神，不可复得也。世以此呼张颠，后为金吾长史。（右十四）

韦应物，正元初为苏州刺史，是时，房孺复为杭州刺史，皆豪人也。韦嗜诗，房嗜酒，其风流雅韵播于吴中，或目韦、房为诗酒仙。韦立性高洁，鲜食寡欲，所在焚香，扫地而坐，唐人贤而慕之，不敢名，皆曰“韦苏州”云。

（右十五）

杜牧诗云：“我爱朱处士，三吴居中央。罢亚百顷稻，西风吹半黄。”又云：“我昔造其室，羽仪鸾鹤翔。交横碧流上，竹映琴书床。出俗无近语，尧舜禹武汤。”观此诗，知处士之贤也。然莫知其名，而他书亦无所见，惜哉！（右十六）

《图经》每岁有丁身钱，自大中祥符四年，诏以两浙、福建路，荆湖南、北，广南东路，在伪国日出丁身钱并特除放，凡岁免缗钱四十五万有余贯，由是苏民至今无计口算缗之事，蒙泽最厚。（右十七）

谢宾客涛，字济之，既冠，居吴中。会汾晋平郡国，当表贺，吴士为奏者文体弱，更数人，皆不能如郡将意。谢公私草之，为人持去，郡将大称愜，吴中先生亦自愧不及。故王黄州、罗拾遗处约并为吴之属县长，谢公与之游。罗尝与王书云：“济之扬榘天人，盖吾曹之敌。”其为名流推重如此。（右十八）

王黄州禹偁，字元之，尝为长洲宰，其风流篇什播于一时，由此遂拜拾遗。故其诗云：“吴门吏隐过三年，何事陶潜捧诏还？步武已趋龙尾道，梦魂犹忆虎丘山。”今虎丘至今有画像存焉，他诗皆具《总集》。（右十九）

丁晋公，吴人。大中祥符中参豫大政，八年，出为平江节度使、知升州，拥节旄还本镇，过乡拜墓，搢绅荣之。吴人自陆宣公后至公为宰相，归葬于华山习嘉原。（右二十）

两浙转运使治所，初在吴郡。孙何汉公自京东迁二浙，实居于此，作三亭，一曰“自公”，于此退处也；二曰“温故”，于此阅书也；三曰“舣舟”，于此系舟以备巡按也，有《三亭记》，见集中。（右二十一）

姑苏刺史有若范文正公、富监，皆牧乡郡。叶少列先典州，既而请老，其子道卿以本路漕节来侍。其孙公秉，熙宁中又为郡守。蒋希鲁再牧是邦，遂归休于此。盛文肃、胡武平、赵叔平后至政府，皆盛事也。（右二十二）

平江节度推官廨舍，昔甚隘陋，天圣中武宁章岷伯镇居幕府，始广而新之。伯镇时名借甚，初登第，翰林诸公赋诗赠行，其《廨舍记》并记刻犹存。当是时，盛翰林度、黄工部宗旦守郡，多以事委伯镇，而伯镇之弟伯瞻及今太守朝议公同侍亲居此，吴中士大夫多称之。伯瞻后至太常少卿、按漕广东云。

（右二十三）

章太守尝言伯镇之在幕也，盛文肃公委之遍阅经史，几言吴事者录为一书。其书在盛氏，人不复见之，惜哉！（右二十四）

许洞以文词称于吴，尤邃《左氏春秋》，嗜酒。尝从酒家贷饮，一日大写壁，作歌数百言，乡人竞来观之，售数倍，乃尽捐其所负。（右二十五）

陈氏有两高士，曰郢，曰之奇，郢不闻其字，范文正公以先生称之。钱氏归朝也，郢有兄七人皆仕官，而独隐居里中，以琴书自乐，好佛老，晚不茹荤者十五载。丁晋公，其甥也，欲荐以官，郢拒之，晋公以诗诵美。呜呼！可不谓高士哉？之奇字虞卿，谢陇西郡王宅教授以归，十八年而终。尝有诏起之，不行也。持身谨严而外简旷，不为矫刻之行，衣冠耆旧置酒相过从，虞卿遇兴辄往，未尝视其人以为高下，乡人爱之，逢于道者必肃容起恭，相语曰：“此吾陈君子也。”孝友恺悌，调贍宗族，虽贫而竭力，吴人言家行者必推虞卿。其葬也，今丞相王公为之铭，号曰“陈君子”云。（右二十六）

元丰四年，资政殿学士太子少保元魏公绛，正议大夫集贤殿修撰程公师孟，相继请老居吴中，二公交契最密，又同还里第。时太守朝议章公岵，亦平昔僚旧，于是良辰美景，往来置酒以相娱乐，又尝盛集诸老，以继会昌洛中之宴，作新词以歌焉。（右二十七）

杂录（凡十五节）

《吴都赋》云：“乡贡八蚕之绵。”苏州旧贡：丝葛、丝绵、八蚕丝、绀绫、布、白角簟、草席、鞋、大小香粳、柑橘、藕、鲐皮、鮓{鱼昔}、鸭胞、肚鱼、鱼子、白石脂、蛇粟，皆具《唐志》。（右一）

大业中，吴郡送扶芳二百本，敕西苑种之。其木蔓生缠他木，叶圆而厚，凌冬不凋。夏月取叶，微炙之以为饮，色碧而香美，令人不渴。有筹禅师妙医术，以扶芳叶为青饮。又献菰菜裹二百斤，其菜生于菰蔕根下，形如细菌，色黄赤如金梗，叶鲜嫩，和鱼肉甚美，七八月生，薄盐裹之入献。（右二）

大业中，吴郡送太湖白鱼种子，敕苑内海中以草把别迁着水边，十余日即生小鱼。其取鱼子，以夏至前三五日，白鱼之大者，日晚集湖边浅水中有菰蔕

处产子，缀着草上，是时渔人以网罟取鱼。然至二更，则产竟散归深水，乃刈取菰蒋草有鱼子者，曝干为把，运送东都。至唐时东都犹有白鱼。（右三）

大业中，吴郡所献有海鲙鱼干鲙四瓶，浸一瓶可得径尺面盘十盘，帝以示群臣云：“昔术人介象于殿廷钓得此鱼，此幻化耳，亦何足珍？今日之鲙乃是东海真鱼所作，来自数千里，亦是一时奇味。”虞世基云：“术人既幻，其鲙固亦不真。”出数盘以赐达官。海鱼肉软而不腥，虽已经久干，以法修之可食也。又海虾子四十挺，色如赤琉璃，光彻而肥美，胜于鱮子数倍。又献鲙鱼含肚千头，极精好，愈于石首含肚也。松江鲈鱼干鲙六瓶，瓶容一斗，取香柔花叶相间，细切和鲙，拨令调匀。鲈鱼肉白如雪不腥，所谓金齏玉鲙，东南之佳味也；紫花碧叶，间以素鲙，鲜洁可爱。蜜蟹二十头。拥剑四瓮。拥剑似蟹而小，一螯偏大，《吴都赋》所谓“乌贼拥剑”也。鲤腴{鱼差}四十瓶，肥美冠于鱮干鲙之类，作之皆有法。时有口味使杜济，济会稽人，别味善于盐梅。然暴殄海物，以纵口腹之欲，卒至于亡国，兹可以为戒也。（右四）

大业中，杨玄感反。吴人朱燮、晋陵人管崇起江南应之，兵十余万，隋将讨之不能克，帝遣江都赞治王世充发淮南兵三万讨平之。初，世充渡江，三战皆捷，至毗陵，开城以迎。即日进军，贼据潘封栅断路，世充运薪数万围逼栅，纵火焚之，贼溃死者十四五，余众保无锡，世充又拔之。贼守白方栅，世充军至，出栅而迎，世充并许其首不罪，追吴人魁帅先降者数十人，于通玄寺瑞像前燃香誓不诛杀，吴人闻之，旬之间归者略尽。世充食言，贪其子女财货，坑降者八千人于黄山下，获资巨万，选美女八十余人，将还进之，帝并以赐世充。世充将至家，其妻卢氏见之愤惋，即日卒。武德之际，世充遂至歼夷。负誓杀降，不祥之极。（右五）

苏之东禅院古佛像，容貌端丽，顶珠围径数寸。乾符甲午岁，忽有毫光红黄青紫，于是士庶观瞻，檀施山积。后三日，有老所由惑其事，固请梯升即佛光焰而窥之，乃见佛像之首有一穴，扞之有二白鼠，长可尺余，自穴跃出，缘光焰入藻井。斯人遂探得碎幡数片，以红幡映顶珠，即红光，出青黄紫亦然，人皆叹息而去。鹿门子曰：“佛，金仙也。而白鼠之祸作光于顶，得非金气盛乎？”是后，金革遂兴。（右六）

中和二年，僖宗狩蜀，润帅周宝以子婿杨茂实为苏州刺史，溺于妖巫，作火妖神庙于子城之南隅，祭以牲牢，外用炭百余斤燃于庙庭。自是，吴中兵火荐作，亦被发伊川之先兆欤？（右七）

光启初，董昌知杭州军事，浙西周宝惧其强，乃用徐约为苏州刺史以御之。约至未逾年，建九江王庙，殿堂屋壁塑神龙蛟螭，绘画云雷波涛之状。自是，姑苏连大水，民几不粒食者三载。《传》云：“妖由人兴，衅不自作。”其

斯之谓乎！（右八）

洞庭山出美茶，旧入为贡。《茶经》云：“长洲县生洞庭山者，与金州、蕲州味同。”近年山僧尤善制茗，谓之“水月茶”，以院为名也，颇为吴人所贵。（右九）

张又新品天下之水，其二慧山泉，三虎丘井，六松江。陆鲁望好之，高僧逸人时致以助。松江水或以谓第四桥者最佳，盖差远井邑，宜更清耳，以江水酿酒，特佳于他处。昔人重若下酒，亦以溪水为美耳。（右十）

唐世苏州进藕，其最佳者名伤荷藕，或曰叶甘为虫所伤，或曰故伤其叶以长根。又多重台莲花，花上复生一花，亦异也。（右十一）

唐时，重玄寺阁一角忽垫，计数千缙方可扶荐。一匠云：“不足劳人，请得一夫斫楔，可正也。”主寺者从之，僧食讫，辄持楔数片，登高敲斫，未逾月，阁柱悉正。（右十二）

吴县有利娃乡，吴人以美女为娃，盖宜为丽娃。（右十三）

《图经》吴县境有定山、粟山者，殆编录之误也。按谢灵运诗云“朝发渔浦南，暮宿富春郭。定山杳云雾，赤亭无淹泊”者，乃浙江中粟山，有飞泉、石杵，吴先主刻题者，在钱唐县西。（右十四）

吴江旧有“如归亭”，俯视江湖，为天下绝景处，昔人题咏最多。庆历中，知县事张先益修饰之，蔡君谟为记其事。熙宁中林郎中肇出宰，又于“如归”之侧作“鲈乡亭”，以陈文惠有“秋风斜日鲈鱼乡”之句也。亭旁画范蠡、张翰、陆龟蒙像，谓之“三高”，好事者为美。（右十五）

吴郡图经续记·后序

书吴郡图经续后记

昔杨子云尝有言：“仲尼多爱，爱义也。子长多爱，爱奇也。”予尝患之。今记述类多博收泛采，譬犹广厦大肆，百物群品杂然陈列于前，而无所别异，此记述者之公患也。辞曹朱伯原，少以文学第进士，退居吴郡，博览载籍，多所见闻，因为《图经续记》以补阙遗。观其论户口，则继之以教；陈风俗，则终之以节。至于辨幼玉之怨，正语儿之妄，纪谭生之讥，其论议深切着明，皆要之礼义。与夫牧守之贤，人物之美，事为之善，凡前言往行有足称者，莫不褒嘉叹异，重复演说，信乎所谓“君子于言无苟”者。予每至伯原隐居，爱其林圃台沼，逍遥自乐，及得斯记观之，然后又爱其趣识志尚，洒然有异于人，使逢辰汇征，则其所摅发岂易量哉？惜其遗逸沉晦，而独见于斯记，故为书其后，以待知伯原者。元祐元年四月十五日，临邛常安民书。

图经续记后序

余家自伯父皇考洎诸父奉王大母、大母来居于苏，著籍此州者五十年矣

，今带城桥儒学坊为吾家榜也；横山之宝华、华山之博士坞，吾家三世之所葬也。余虽少长于苏，而山川、城邑、津梁、园观，往往未知其所由来。尝以问乐圃先生，先生出所为《图经续记》以示我，曰：“此一览尽之矣。”退而观之，千数百载之废兴，千数百里之风土，灿然如指诸掌。呜呼！何其备哉！先生之书三卷若干条，而所包括者，古今图籍不可胜数，虽浮图方士之书，小说俚谚之言，可以证古而传久者，亦毕取而并录。先生岂欲矜淹博而耀华藻哉？举昔时牧守之贤，冀来者之相承也；道前世人物之盛，冀后生之自力也；沟渎条浚水之方，仓庾记裕民之术；论风俗之习尚，夸户口之蕃息，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务，于是见先生之志素在于天下也，岂可徒以方域輿地之书视之哉？先生未冠而擢第，英声振于士林，不幸以末疾卧家，不得达其志于斯民，然而潜心古道，笃意著述，其所撰次成秩如是书者非一。窃尝探测其渊源而妄论其規制，以谓黄钟大吕不足以比其清，《阳阿》《激楚》不足以方其妙，齐纨蜀锦不足以埒其华，昆玉南金不足以俪其美，长江巨河不足以况其远，轻车骏马不足以侔其逸。意者，左丘非失明，《国语》不成；虞卿非困穷，《阳秋》不作。一何发挥之妍丽也，不然天将激先生以鸣斯文，是以固厄之耶？虽然先生之疾损矣，无害其可以亨举于天衢也。昔者刘向非大发天禄石渠之藏，不能尽论分野之风物；贾耽非博询遐陬绝域之众，不能悉知华夷之道里。先生之才不歉于二子，特处非其所而已。与其陈四境之形胜，孰若使志四海之封畿？与其论千里之事物，孰若使综万方之利害？况史观经始，品藻才难，当笔削之任者，非先生而谁可哉？伏读终篇，感先生之未遇，辄书卷末，庶几万一有傲于朝廷今日当为官而择人者。元祐七年十二月朔，大云编户林虑序。

图经续记后序

秘书省正字枢密院编修朱公伯原，尝为前太守晏公作《吴郡图经续记》三卷，既成而晏公罢去，遂藏于家。其后，太守章公虽求其本以置郡府，而见之者尚鲜也。元符改元，安上以不才滥绾倅符，到郡之后，周览城邑，顾瞻山川，窃欲究古兴替盛衰之迹，而《旧经》事简文繁，考证多阙，方欲博访旧闻，稍加增缀，而得此书于公之子耜，读之终卷，惜其可传而未传也。于是不敢自秘，偶以承乏郡事，俾镂版于公库以示久远。若乃著述之本意，则详于自序，而其摭辞之博瞻，措意之深远，则又详于常林二君之后序矣，兹不重见，姑志其刊镂之岁月云。越明年，岁在庚辰八月望日，朝请郎通判苏州权管军州事祝安上书。

图经续记后序

自庚辰八月权州祝君镂版题跋之后，距今绍兴甲寅实三十五年，佑被命假守。时兵火之余，图籍散亡，秉笔疑滞，触事面墙，每贤士大夫相过，必以咨

访。未几，前湖州通判陈能千，自青龙泛舟，携此书相访，开卷欣跃，因授学官孙卫补葺校勘，复为成书以传，异日职方氏纘修中兴新书，当亦有取于斯，则乐圃先生之志不泯矣。绍兴四年六月初十日，涟水孙佑书。